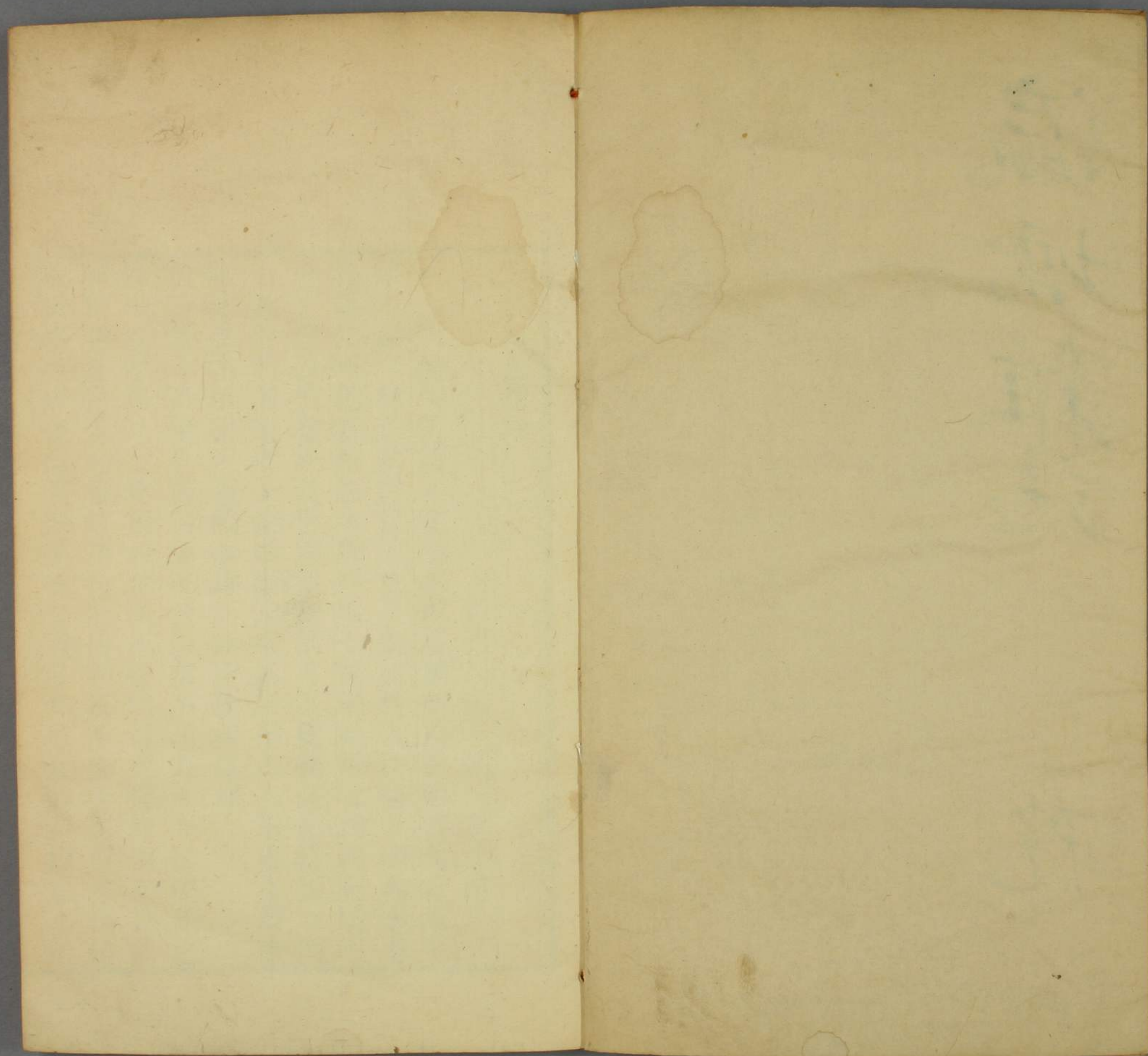




瀛壖雜誌
坤

ル 5
418
2





瀛壖雜誌卷四

長洲 王 韜

紫詮甫

原氏

日本相模高座

吾人束髮受書無不重識字而憂患即自此始然為之不一
 反不如一材一藝之足傳也丹青列於六法醫卜視為小道
 技雖微而精者難歷來所傳固少矯絕領袖之者或有馳譽
 於生前而銷聲於沒世盛名難副可不畏哉邑志特設一門
 以收專門名家之士余謂事當舉其所重古人不以文章掩
 勲業此亦不得以藝術概詩詞故所登較寡耳

昔時滬上畫家其著名藝苑者屈指不過數人今為備錄之
 陸大木原名培玉字用成畫漁家樂圖得其從祖桓又衣鉢
 間作花卉禽蟲亦復楚楚有致周其永字涵千工真草書得
 自家學然劍拔弩張時墮惡習畫好為墨戲竹石娟楚小筆



418
2
明
418
2

風流尤足見長俞宗禮字人儀號東帆僑寓楓涇工山水尤
工白描人物嘗畫耕織圖廿四幅筆墨精細爲巨公所得曾
進御覽生平古貌古心索畫者不計酬故伎雖工而家甚貧
陳和字非同一字不流工畫山水渲染迥異凡手特蒼潤有
餘而變化不足張煥文字斐成書得蘇米二家意山水師法
黃鶴山樵其臨摹墨井本尤佳至於點綴微蟲勾描小景對
客揮毫隨意抒寫翦伐町畦天然朗秀惜身後遺墨不多見
云董廷桂字西西善水墨花卉曹培源字浩修爲贅壻於婁
東工山水得麓臺之真傳其作畫之地曰同蘭館結構幽雅
頗擅泉石竹木之勝甥唐城字建封從之學畫嘗游息其中
畫筆亦酷似其舅吳階升字南吉號芝田工寫棧道是數子
者皆一時之雋也

顧昉字若周號晚臬幼時讀書能文性獨好畫見人家壁間
畫輒求而學之初師嚴滄酷閱一二年心甚不然其師後從
巢雲入都見石谷子畫喜曰此吾師也石谷亦以爲可造才
留之門下與楊子鶴左右隨侍時宋駿業集名手繪 南巡
圖石谷總其事昉遂盡得其秘以藝稱於時山水追踪元代
四家得董巨神髓其畫有筆有墨骨氣清雋高厚洵爲畫學
正宗嫡派會至粵東當事大僚俱願折節與交聲價日重粵
西陳文簡公以客禮相待王滋爲贛南道重聘延之去遂終
於王署論若周之畫者各有短長不若東村所評爲允其言
曰若周畫工矣惜爲衣食之故而成之以速使其十日一水
五日一山甯不造石谷耶

滬上前輩畫家以朱巨山康起山爲巨擘巨山畫山水花鳥

人物無不工尤以荷花擅名四方陳幣求索者無虛日幾如宋之于清言獨步一郡馮金伯墨香居畫識云巨山嘗貽以一幅用赭墨染花瓣而以淡綠襯葉背氣韻與尋常酬應備極絢爛者不同年至八十餘而猶神完氣健終日作畫無倦色尤喜作徑丈大松其花鳥用古淡印山水用長留天地間印者皆得意筆也

起山爲邑名孝廉詩文天矯清健俯視時流書法歐虞畫雖餘事而尤工山水自關町畦獨開門徑揮毫落紙便有雲霧霞蔚之觀論者謂兼有思翁檀園勝趣蓋靈秀獨抒不謀而合初未嘗規規於撫仿也寫真得自家傳能以白描取肖詩在坡谷之間時稱三絕罕與抗手爲人風骨峻嶒不諧世俗嗜酒善謔與褚文洲明經俱爲隨園所賞而亦偕文洲並客

李味莊觀察幕下所著有三硯齋吟草今錄其題畫一絕云
颯颯疎疎澹澹山小橋流水渺烟鬟幽人自有尋吟處斜照灘頭亭子灣從子懋號濂溪亦善山水工書

平怪精醫術善用秘方疑難雜證治之無不應手愈以故得名其名則希豫也當時與劉公原沈介徵齊名所著有經驗良方數卷邑令李發枝極重之爲刊行世倪克尙名世式以字行善奕邑中無與敵者言奕者必推爲一郡冠所得卽以布施乞丐出行則羣丐隨其後性甚介有潔癖聞人咳唾輒驚走而衣垢不知澌世號倪癡比之羊曼貽伯之流吳斐章閔行鎮人幼卽以奕名遜倪一籌然舍倪則爲邑中巨擘矣坦率無城府不知人世有機械事年垂半百人尙以小兒呼之故亦稱之曰吳猷與倪癡並著云

邇來滬上殊少名醫足以遠繼時珍近追希豫惟張君玉書以善治傷寒稱於一時顧其投劑頗輕故不能所至奏效然求治者每日戶外履滿左右鄰家聞招即赴弗索酬也貧者往往捨藥給錢人以此多之高足弟子顧惠卿余僚壻行也審證辨色剖決疑滯與其師將同治癸亥上海疫癘流行顧救治輒驗而顧竟以傳染殞張喜嗜河魷一日飽啖而出僵於輿中斯包爾昌之續矣

滬城女子識字作詩者諒有其人余則未之見也地產木棉紡織亦非所習世俗所重顧繡相傳為露香園遺製相傳顧會海之姬人刺繡極工所繡人物山水花卉大有擘絨抽縷肖物如生韻字亦有法得其手製者無不珍襲之生韻字亦有法得其手製者無不珍襲之擘絨抽縷肖物如生鍼刺若毫工緻罕有其匹今肆中售者男子所繡居多索價殊奢貧家仰給於十指者不少然春秋佳日不務遊觀不

似吳中陋俗以聯袂曳裾踏月尋芳為樂事也地故無河無簫鼓畫船諸冶習是則風猶近古歟

偶閱邑志自 國朝至今所載節婦三百餘人才婦寥寥無幾然曹氏三女皆工詞翰閨秀萃於一門今則無聞矣豈靈氣所鍾猶有待歟茲就余所知者聊錄一二未始非藏鳳一毛窺豹一斑也

王紫霞名毓會華亭人邑中喬檀園室為香雪先生之女名燕華亭人 出自名族嫺於吟咏熊藕頤夫人所著浣香草皆工寫蘭竹其所評定詩宗南宋以神韻勝詩詞之外特工大法本於家學能畫竹風條露葉嫵媚有致其畫蘭尤盡嫵媚之妙澹岩饒韻致瓊枝霞蓋丰骨珊珊人謂似明時王友雲詩無專集邑志遂佚之洵哉懷才不如守節矣按紫霞女史載於墨香居畫識修邑志時殆未

之見 同時有葉蘭錫者亦以閨秀擅名蘭錫字蕙芬吳門人
邑中趙仙槎之室人長於繪事尤善花卉傳色妍冶風致嫵
娟畫荷尤極精雅雋妙深得朱巨山傳染之法

張筠如女史儼松江人且耕上舍女邑中喬香岑室人也工
鈎染花鳥殆合清於江香爲一手而兼擅其勝嘗畫折枝牡
丹小幀露色風香非凡手可擬大見賞於昭文蔣子廷以是
名噪一時褚文洲明經題其畫冊云絹素飛行五色霞疎疎
密密各成家不題名字流傳本認作甌香館裏花水匳濃淡
暈輕烟帶露含風萬種鮮記得冶春曾見過虎山橋口馬塍
邊卽詩見畫妍冶可知

黃承藻字玉華李子木上舍之配也伉儷並善寫蘭玉華兼
能花卉下筆勁秀尤擅巨幅竹石蒼古突過前人子木之父
符香光祿築慈雲樓以養母以孝稱於里中子木夫婦亦能
以翰墨娛親人謂寒山趙氏不是過也玉華畫不多作中歲
皈心淨業梵誦不輟郭傾伽明經題其畫竹一絕云閨閣同
酬翰墨勲好從趙館證前聞因知不弄閒脂粉自拓文紗寫
墨君

趙婉卿名棻字儀姑秉冲女劍侯伯姑也嫁湖州汪氏亦望
族參軍延澤之配也伉儷間甚相得每值花香茶熟互抽架
上書冊以疑義相詰難顧未久夫以急病殞所生惟一子卽
謝城也時方在襁褓中守志撫孤操逾冰雪九熊畫荻有歐
母風謝城卒爲名下士負實學馳聲於藝苑間皆其力也是
固才婦亦節母也母工詩能古文博習經史性敏達無巾幗
俗態有客來訪謝城卽出與談高談雄辨輒爲折服較之謝

道蘊施青紗步障爲小郎解圍者更高一籌著有瀟月軒初
續集四卷文集附焉集中佳句如殘紅盡落啼鶯老翠綠新
生好雨多五夜懷親空有夢十年遺日只憑詩春晚云纔脫
春衫換夾紗東皇何事便思家杜鵑聲裏斜陽暮深閉幽窗
避落花俱娟妙可喜謝城名曰楨歸安茂才通疇人家言
歸懋儀字佩珊李復軒上舍之室人也工詩詞著有繡餘吟
草續草三草及聽雪詞佩珊本出自李氏其母名心敬字一
銘宗袁女心耕姊也最耽吟咏嫁歸氏後早卒著有壺魚草
心耕嘗合刻其姊與子婦之詩曰繡幕談遷其詩清婉縣麗
斐然可誦與席佩蘭爲閨中畏友互相唱和傳播藝林嘗題
號國早朝圖有馬馱香夢入宮門之句見賞於隨園晚年卜
居滬上所居有復軒一燈雙管草堂諸勝王叔彝題其遺稿

云難得佳人能享壽相隨名士不妨貧亦可謂實錄矣
佩珊女史詩畫書法並擅三絕曾在鶴沙爲人作醉花圖題
三絕句於上云休問黃梁夢短長人生快意最難忘等閒肯
放青春過月地花天醉幾場眾香國裏任盤桓酒壘詞壇境
界寬九十春光濃似錦名花最好醉中看花影朦朧月影涼
醉鄉滋味淺深嘗紛紛桃李輕開落好向春風種國香
崑山孫秋容女史子香茂才之姪女也嫁滬中曹氏工韻語
所作輒隨手棄去鮮有存稿其弟吟秋偶於字簾中得其病
起一絕云消磨歲月藥鑪中繡幕慵開怯晚風病起不知春
已去下階細數落花紅清脆嫺雅出自天授非學力所能至
也滬中不櫛才人此亦可屈一指耳
程味蔬能畫山水意致淡遠一洗閨閣鉛華之習縑素之枵

一時麴集顧非其人不肯輕作也亦工詩惜無刊本行世陸璞卿名惠幼即明慧並長詩畫吳江張春水室也距春水所居僅一牛鳴地時春水新喪偶讀其繡餘吟而善之遂倩冰人而委禽焉由是巡簷索句刻燭聯吟殆無虛日春水編其閨中倡和諸作爲雙聲合刻傳爲藝林韻事春水晚年甚貧困傭書滬上無過而問者璞卿乃教授女弟子得脩脯以佐家食恆苦不得一飽卒以憂死璞卿幼年愛寫墨蘭雖無師承而娟秀中時露清挺之氣既歸春水出所藏名畫一意規撫時四方乞春水品題者充軻左右春水作山水璞卿則致力寫生不屑爲時俗側媚習南田南沙一空依傍輒思抗手古大家屏脂粉而寫襟靈畫成或詩或詞或綴小跋久之積如束筍乃題曰甦香畫錄嘗見其寒食日感成一律云轉眼

驚看歲序移陌頭芳草又離離插來楊柳憐春晚落盡棠梨有夢知漸覺奕更新局面怕聽人道舊家基禁烟時節寒猶峭簾幙淒涼引步遲其所用小印曰文章知己患難夫妻張春水陸璞卿合印亦詞場佳話也

何佩姐上海北門人年十九許字於同邑婚有期矣父早沒依寡母偕居順治二年五月避兵洋涇游騎適至匿蘆葦中污之不從遂見殺里中好義者糾金葬之乾隆十二年邑令王燕賞爲之立碑建亭於路旁屢脩復毀陳君茹征更爲勒石於墓且加誄詞焉誄云完其節殞其生何佩姐烈且貞是中幃中奇男子心同月皎行比霜清

吳縣布衣陸鼎子調著有上海薛烈婦詩甚沈痛警關急爲錄之以維風教詩云君不見飛而食肉虎而冠人亦有言齒

且寒爰徵厥詞諷鄉國孤士一讀摧心肝吁嗟倒置三尺律
冤獄夫沈婦飲血一死人倫泰岱高海色風霜無六月塗人
爭頌上官賢昭雪而夫再見天蟻蝨之餘脫三木歸拜阿母
撫兒哭撫兒哭烈婦笑嗚呼殺身全其孝按烈婦印氏文榮
女上海高家行薛泗川妻爲里惡誣陷沉獄烈婦痛夫冤罔
伸棄子背姑夜經死仇家門時當盛暑曝烈日中顏色不少
變鄉之士夫悲之作詩刺有司爲闡幽集上吏風聞覆勘得
實斥邑令出夫於獄旌表婦閭焉時嘉慶丁巳夏六月也詩
見陸布衣所著梅葉閣詩鈔

蕙芳王氏女子原籍蘭陵父爲賣菜傭遭亂挈家至滬貧不
能自給時女年四歲鬻於城北王某王妻故隸樂籍搔頭弄
姿頗非貞靜女至甚加鍾愛稍長丰姿秀麗嫺習女紅秉性
幽靜而靈敏異常時得王某夫婦歡未幾王某病沒王妻再
醮攜女偕往女年已十餘歲心頗非之而不敢言所居近市
女數門匿影未嘗輕與外人通一語然無賴子矚女美多垂
涎者假父素有登徒子稱乘間輒挑之女夙夜防維守身如
玉惟標梅之年議聘無人假父既居心不堪問而其母亦弗
以爲意女自念弱身墮於孽網倘一旦強暴橫施其何以堪
計不如早自裁決庶得保全一夕遂縊而死嗚呼生自小家
而能以禮自持難矣矧居滬北淫泆之鄉而母氏所爲又若
此獨能潔然自守至以身殉其志亦足悲已如女者殆所謂
出淤泥而不染者歟錄之以俟採風者
笏溪有農家婦送饁田間諸惡少見而豔之挑以游詞不答
隨至僻處將迫淫之婦痛詈不從力拒以死顏色不少變死

後猶握少年辮髮不釋待翁夫至始得擘之開是婦可謂烈矣然少年後卒逸於法外噫窮簷蔀屋中志操如此惜絕無表揚之者亦可嘸已此咸豐癸丑春間事也

邑中節孝貞烈婦女悉歸上海學酒埽局紳士採訪事實合例者書之於冊同治八年由修志局詳請奉旨旌表自國初至今凡百三十三人送入總祠春秋致祀其有自請專旌或逢學憲案臨紳士代爲呈請皆得給匾旌閭甚盛事也貞孝婦趙氏居城中魚行橋及笄字於李大年卜吉有期而夫亡氏年僅二十一矢志靡佗誓以身殉奔喪抱木主成婦禮侍奉翁姑援立嗣息無何翁姑辭世嗣息又殤氏念夫家雖無可依而母族猶不忍絕爰以巴婦懷清之操仍作嬰兒孝養之思中間侍父疾而割股送母終而泣血篝燈五夜以佐蒸

鹽畚揭三冬得安窀穸此氏茹荼飲蘖之苦心也同治癸酉氏年七十守節五十八年誠有非尋常婦女所能及者矣邑紳爲之請於江蘇學憲彭君給以孝竹貞松之匾亦足見闡揚之微旨矣導迎之日以儒學銜牌儀從送至其家所可異者導迎前一夕氏忽見一人拱坐輿隅笑顏可掬氏初歸李時不及見夫面不知拱坐者誰亟呼夫姪辨之則曰噫是大年叔也相與感泣下拜而形旋隱然則國家旌典實足以感格幽明舉報節孝者觀於此而可勿倍慎哉

閨閣方外能以詩著者最易得名近時方外工詩者殊乏其人而於瀨尤罕顧苦行清修實爲梵旨之最先文字禪特其末焉者耳茲所載誠欲不拘於一格也

釋寄塵衡麓湖南湘鄉人與竺虛齊名工書法善蘭竹敗荷

殘菊縱筆輒佳出語諧媚無蔬筍氣海內名流樂識其面時
滄洲李味莊觀察任蘇松太道寄塵與江夏鐵舟同至滬城
有載將書畫到江南圖一時題者如雲駐錫滬城者數閱月
今西園楹榜有鶯鶯燕燕風雨雨一聯純以疊字集成者
卽寄塵所撰洵創格也寄塵亦工詩游長壽寺句云淨壇風
掃地清課月爲燈隨園太史極賞之吳江郭靈芬秀才嘗與
詩筒往來稱其詩不肯作一凡語浴風月而凜冰雪已臻最
上一乘亦近時方外之不可多得者同時有鐵舟上人初亦
寓滬中自號木石山人本江夏名家子善鼓琴工書法尤擅
寫竹石花卉渡江而東名噪吳越自巨室富商以至酒樓妓
館靡不乞其筆墨潤筆旣豐得卽以資揮霍或贈寒素弗惜
也後示寂於吳門寓菴

了昱卓錫龍華寺潛修精進不輕見人形瘦骨立類有道者
終日諷經枯坐不妄言笑亦不墮文字禪以故人罕知名曹
君雉山贈以詩云雲房方十笏香龕小一粟中有苦行僧終
年一甌粥後年老化去滿室作旃檀香三日不散

漏雲號靜峰亦字明照挂褙鐸庵內典之外兼工詩文朗潔
清超了無俗韻著有漏雲詩稿四卷行於世亦善書畫然不
多作寫梅尤佳所與游皆一時名士時往來石筍里與恆齋
作世外賞音與客談詩畫外從未及時事初畫禽魚花卉擅
徐熙筆意後從金分司宇春游復工山水清微淡遠自成一
家尤愛藝花秋來種菊成畦埽榻煮茗以供雅流賞玩游屐
追陪殆無虛日若遇俗子則閉關寂坐了不酬答雉山曹君
與之爲方外交贈以詩云我愛禪關靜尋僧入遠林板橋通

徑曲茅屋閉窗深地僻人聲寂庭閒草色陰鐘魚消俗慮出世見初心漏雲從浙西飛錫來此居鐸庵四十餘年戒律清苦本世家子避難為僧者或有識之者云係年大將軍羹堯孫此殆好事者之傳聞耳按漏雲本吳江人翰林陳沂震次子當家難時逸出侍文覺禪師為僧後住持鐸菴其婿某持節浙中邀之不往也嘗自署於門曰往事已遙無可悔此身猶在敢忘脩亦足以覘其志矣其前有曇上人普澤曾卓錫鐸庵工畫山水花鳥

湘煙名聖駐錫朱霞殿殿在郭外稍東南供真武像故亦曰小武當每歲三月三日為真武誕辰里巷懸燈廟前構臺演劇湘煙畫工山水意在法外能彈琴云得自異人所授徐君紫珊嘗從之學未得其精獨處一室翛然遠俗有潔癖至老彌甚尤喜藝蘭自闢一圃畦畛間縱橫數十丈皆浙產也室

中時列花卉怪石矮几小盃巨盆皆佈置入雅禪寮深邃綠陰蕭疏多購異種雖出重金亦所不惜是有花癖者

滬雖非孔道而近來名流至者聯鑣接軫特一至即去如海鷗天雁往稻梁鄉謀食飽即飛去顧往時來者輒如所欲近因捐賑頻聞又值兵革之後稍為減色然猶較他處為優蓋此間為人海亦利藪耳

賈於滬者大抵皆無目者流耳即欲攀附風雅不惜重價購求書畫亦徒震於其名非有真賞也故名士至此間者輒以勢力為事得當道一名東無求不獲噫提綾文刺三百為名利奴清操何在竊為至滬之名士羞之

沈曉滄司馬名炳垣浙江桐鄉人嘉慶庚午登賢書自幼即耽吟詠於詩超心鍊冶不愧作家以名孝廉需次省垣脚鞋

手版書史自娛絕不作風塵俗吏態其任縣事也雍容鎮靜不務擾民故人皆樂其寬簡歷官蘇州府督糧水利同知壬寅和議既定海市遂通奏改松江府海防同知移駐上海時庶務初建一切皆躬任其勞旋以丁艱去任而宦橐如洗後主敬業書院獎掖後進如恐弗及是以簡拔皆真才一時奉爲文章圭臬所著有八詠齋詩鈔今爲摘錄斷句如鎮江云岸高山比勢地隘水爲門天津云關鎖東西鑰河流大小沽舟泊京口云大觀窮日月孤勢出樓臺阜河云鷗情隨水遠柳意得春先揚州云明月隨人過淮浦暗潮帶雨入江城過畏壘河云遠水帆飛林影外高樓人在雁聲中皆可傳誦平種瑤貳尹名疇字耕煙山陰人產於楚北隨父宦遊湘漢間弱冠卽爲人記室元瑜摘藻才調翩翩稱於一時所識多

當代名公鉅卿無不爭相引重羅而致之幕下種瑤爲人外亢而不卑中虛而能受囊中雖不名一錢而結客論交意氣慷慨工詩嗜畫而於六法尤有神會偶爾落筆便自不凡少在楚中與黃穀原游得其秘授南還詣益精邃以一官需次滬上僑寓大境閣應官聽鼓無俗吏齷齪態其詩氣骨清健今錄五律二首清娛閣云開門湖一曲湖上是亭山涼翠霑詩髻秋林映酒顏狎鷗心浩蕩聽雁意蕭閒坐憶劍南老清風如可攀月夜遊小雲棲云夜色清於水詩情澹入禪樹空山轉月波淨櫂飛烟古佛偃塵榻生柴煮石泉年華未枯寂冬翠積諸天

郭麐字祥伯號頻伽吳江明經一眉瑩然如雪人皆以郭白眉呼之著有靈芬館詩文集於丙子冬杪曾遊滬濱小住吾

園與荀香光祿往還唱和其題荀香春渚曉吟圖云徐幼文
爲綠夢虞伯生憶紅酣何似先生不出年年風雨江南阻風
黃浦三口有二絕句云今日阻風黃歇浦昨宵中酒闔閭城
人生何用生分別不待潮平心已平隨意滄洲坐渺然惟愁
百事逼殘年不然便放扁舟去自有人能遲水仙

沈夢塘孝廉學淵寶山人弱冠登賢書房師潘公朗齋以國
士期之延纂蕭縣志留署中者三年與諸名士揚權古今研
究經史夢塘見人不作寒暄語而雋永恬上令接之者客氣
自消所交多奇士而與陸萊臧尤莫逆萊臧服官於閩招之
往夢塘固好遊萊臧築來夢亭居之旋制軍孫平叔重脩省
志聞夢塘名亟延之纂脩列牘奏 聞前後游閩八年傾其
士夫後林文忠持節三吳貽書促之歸所詢鄉邦諸事無不

爲之指陳利弊而蓬蒿三徑手自一編絕不一詣公庭小關
止雨莊頗有泉石之勝所著有桂留山房集於滬上遊屐時
至輒有吟詠今錄其漚瀆懷古一律云海國蒼茫古壘空春
申遺蹟換袁公東南烽火三軍掘日夜濤聲萬馬雄笑看水
仙沈畫鷁誓爲厲鬼滅沙蟲年來此地鯨鯢靜猶有江花血
點紅

丁大椿字小仙山東諸生落魄京口效君平術以餬口壬寅
海警牛制軍自金陵移鎮上洋求奇才異能之士有薦丁者
因延見問平戎之策丁謂敵人所恃以凌轢我者不過火輪
戰艦耳破之之術當用水輪船烏龜船以水制火以小攻大
彼技已窮何難滅此朝食水輪船者以人踏輪激浪而上用
以環攻敵船烏龜船者其體若龜以八人蕩槳爲四脚蒙牛

皮爲龜背駛至輪船之旁擬鑿其底云其船式出自敵中參謀丁大年所授其人固中國產也制軍信之乃以萬金設局造船及成試之於黃浦是日濁浪排空洪濤撼嶽水輪船竭五十人之力莫克向前烏龜船八艘徐出江心竟沒於風浪中船人盡死無一生者齊玉谿謂古名將破敵如岳鄂王用腐草巨木以破楊么樓船必有所藉以制勝從無以船破船者不知以船破船法竟有之近日米利堅製鐵甲戰艦以撞沉輪船是也且敵船旣入內地水雷火攻成法具在皆可施行獨奈何當軸者憤憤不知所用也

張澹字新之號春水居吳江盛澤鎮幼孤力學寒暑不輟雖蓬窗客邸吟哦自若著畫入骨得錢西溪指授中年妻死塊獨無聊遂橐筆游武林一時才俊傾襟攬佩唱酬無虛日馬

秋藥屠琴鳴魏春松諸君咸與訂交後入湯雨生都督幕詩畫進而益上生平篤於友誼誠至悱惻不後古人與周浦計渤初未識面見其詩慕之寄贈云憐才陡發遺珠嘆竟有傾城在苧蘿其傾倒如此晚年往來於吳淞間藉硯田以自給顧所如輒不偶嘗有輕薄子析其名號嘲之云其名則澹其性實濃雖呼春水專打秋風後旅食滬城卒以貧死著有風雨茅堂詩文集身後王叔彝爲之銀木墨林今話云春水志行肫篤嘗手葬先世八棺親死廬墓內行如是固不得僅以文人目之也續配陸璞卿女史亦能詩畫雖老而食貧然頗得倡隨之樂云

秀水周石香茂才名文鼎咸豐壬子冬從樵李來下榻北關自以天下有事日隱於酒未嘗三日醒醉後輒作灌夫罵座

聽其言多憫時嫉俗所遭其痛詈嚴斥者皆當世士大夫也
余謂之曰君非謫去酒星囚於天獄則此病不易瘳也石香
曰如是不如其勿醒也速營糟邱吾將老矣余亦有麴蘖之
好與石香遂爲醉鄉知己旋石香以不得志而歸音問遂絕
聞以他事株連大吏索之急罪且不測石香乃變服走投王
公雪軒時方刺史杭垣遂匿其署中一夕夜半啟關出不知
所之或得其雙履於西湖濱遂以爲死於水矣然卒莫能詳
也自後一家零落殆盡僅一仲子存此亦可謂極文人之厄
矣

海昌李壬叔茂才名善蘭一字秋紉精疇人家言爲吳門陳
碩甫先生高足弟子咸豐壬子夏五月來滬僑居大境傑閣
新涼之夕珠露旣零桂月如晝壬叔憑欄長嘯林籟振蕩行

雲不流余謂自嵇康死後此音絕矣雖讀嘯旨十五章不得
其要近有嘯翁足以嗣響壬叔儻亦其流亞歟此皆不得志
於時聊一發聲以宣鬱結耳壬叔於天算之外出其餘技爲
詩文亦復卓然異人在滬十年著有續幾何原本談天代數
學代微積拾級重學植物學等書皆與西士從泰西算術中
紬繹而出之者也其所自著者爲則古昔齋算學各種同治
初元會滌生相國開府兩江徵至幕中自此踪跡遂與濶絕
矣

壬叔以同治戊辰入
都爲天文館總教習

寶山蔣劍人茂才名敦復一字純甫曾作滬城感事詩云一
城脂夜蕩花妖華屋春深燕雀居蓋憤時嫉俗思深慮遠之
意也壬寅之變避仇爲僧號鍊岸又慕寄塵之爲人亦號妙
塵後還初服爲張小坡先生所識拔詩文自成一派嘗偕予

至西園啜茗謂余曰滬中可與語者惟有玉華一片石耳被
酒談兵以經濟才自負亦奇男子也癸丑五月亂黨將作難
劍人上書某觀察言鄉勇火器二事切中時弊其言鄉勇口
閩廣悍不畏法本地懦而多詐近已小有門狠他口必有意
外之虞後果如其說惜當時觀察不能用也所著憤言三篇
戰守二策深明大畧留心時事者當爲首肯同治六年卒於
應敏齋廉訪幕中所著有獻古堂詩文集芬陀利室詞集其
餘未刻者藏於家

蛟川姚梅伯孝廉名燮號野橋登道光甲午賢書於學無所
不通著作等身風行海內其足以抗手六朝絕塵一代者尤
爲駢儷文於本朝洪胡袁彭四家外別闢町畦詩詞亦已登
峰造極近時所見詞章家當推爲巨擘時游滬上工畫梅花

興酣落墨媚態橫生人物花卉無不奇特字尤古峭拔俗晚
年耳稍聾而性極瀟灑好作狹邪游所得潤筆資揮霍立盡
於買畫之外絕無所求於人所交多貴顯者亦絕不干以私
也其和而介如此移家寧波郡城頗有園亭池石之勝藏書
數萬卷皆精審可傳所撰有大梅山館詩詞駢儷文權玉樞
金籥兼精音律著有詞律勘誤及褪紅衫梅沁雪傳奇兩種
皆已登木乙卯客海上最久與余往還頗密

華亭張嘯峰廣文名鴻卓工於詞所著有綠雪館詞鈔直闖
花間之室孫麟趾月波明經廣選時人所作爲入之於絕妙
近詞中一時膾炙人口嘯峰好客善談翦燈煮茗可竟夕弗
倦自雲間至滬上僅一水隔耳游屐時至輒作平原十日飲
每喜於荒園蕭寺中作冷淡生活同郡如雷約軒茂才丁步

洲上舍皆風雅士每至必與之偕約軒著有詩窠筆記

秀水于辛伯茂才名源樵李詩人也少受詩學於黃霽青太守太守亟賞之以爲自此有替人矣詩派出入於南宋間清而不流於薄小而不入於纖於近人中可以別樹一幟喜作近游有所得輒以供剞劂費所鋟木者有一粟廬詩一二三稿燈窗瑣語柳隱叢談雖藉以通聲氣廣游揚然搜集之勤亦不可沒也時來滬上與王叔彝觀察交最善辛酉冬間藉一顯者札往謁縣令時縣令先入畫語竟論賊謀寘諸囹圄幾懼不測後有爲之辨者乃得釋同郡如秦次游孝廉以書著孫次公明經以詩鳴皆矯矯者也秦君著有行軍法戒錄孫君著有始有廬詩同人詞選俱行於世

曲阜孔宥涵司馬名繼鏢於咸豐乙卯偕叟甫來滬上傾襟談藝捉麈論兵流連浹旬臨行以詩集見貽宥涵耽於吟詠積稿哀然盈尺所刊僅得其半其詩以超俊之才運深沉之思學力氣韻直逼盛唐錄其五律二首以見一斑揚州襍詩廿載邗江路行吟動值秋客懷看月減往夢與雲浮野竹山光寺清風文選樓旅游復何事飄泊問沙鷗藏用兩無補聰明百不能宦情曉岸月詩境雪山僧零落川光改羈栖夜氣增又停江上棹來對驛樓燈是秋游武林遍探西湖諸勝屢過訪陸敬安廣文贈以詩云東山游釣暮雲邊經典傳家媿汝賢莫嘆無衣聊卒歲共憐有母傍餘年荒衙鮭菜新醪醲上國鶯花舊管絃廿載夢回江岸曉鷗波萬里接烽烟宥涵生平事母甚孝善武藝有膂力登山矯捷如飛鳥人莫能及自言目能見鬼神後殉難於揚營得邀恤典

黃韻珊孝廉憲清海鹽人才氣倜儻稱於一時戊午春間來游滬濱作海上唇樓詞三十首今僅記一絕云勝題墨海起高樓西人印供奉神仙李鄴侯謂王叔多恐秘書人未見文章光燄借牽牛謂印書車以牛曳時壬叔方刊所譯天算諸書故詩中及此韻珊工於小詞獨饒神韻曾見其浪淘沙一闕云秋意入芭蕉不雨瀟瀟閒庭如此好涼宵月自纏綿花自媚人自無聊別恨此時銷認取紅綃鳳箏音苦雁書遙醒著欲眠眠著醒燈也心焦清脆如哀梨并翦圓滑如燕舌鶯簧允稱能手著有茂陵絃帝女花凌波影等院本膾炙人口華翼綸字遂秋居金匱之蕩口登甲辰賢書山水師麓臺收藏極多其作畫也運筆如飛竟日可作大幅四五本元氣淋漓與會標舉其得意處直足上窺北苑性嗜酒交友處世一

以率真子蘅芳字若汀通天算之學同邑徐雪村有巧思於泰西機器之術能知其奧同治初元設立廣方言館機器局延通於西學者細繹各書若汀雪村應聘而往所譯者有防海新論汽機發軔皆有裨於實用者也雪村名壽有子建寅字仲虎能紹其學亦在局譯書三君著述幾至等身云萬斛泉徵君字清泉湖北興國州人今之隱君子也生平研精程朱之學身體力行未嘗稍懈宋鼎鄒金粟其高足弟子也偕至山中臨流結茅讀書講道不求仕進時賊擾湖湘所居會當其衝一日賊大至徵君正襟端坐弦誦之聲淵淵如出金石賊爲引退胡文忠公特爲薦舉於朝奉旨賞七品頂帶勳格也大吏贈以一聯云絳帳一時培後輩黃巾三舍避先生臨桂倪雲癯載之桐陰清話謂此誠草野難副之

盛名亦 國家非常之曠典洵爲不可及已同治六年延主

龍門書院士流奉爲圭臬此非山林中逸士哉
何梅屋詠上元人工於詩詞爲幕府上客擢辭揆藻名動諸
侯金陵旣爲賊窟避居吳門湘鄉左青峙太守延之司筆札
主賓契合比於苔岑旋劉松巖大令聘之至滬上賭酒論詩
與予無日不相見梅屋不能勝杯杓而自言獨知酒味嘗有
詩調子云王郎三十好青春家在吳東住滬濱大隱愛招三
島客小文神似六朝人崑山片玉休論價滄海遺珠豈合貧
我亦江湖來泛宅願傾十萬買比鄰余亦答以長歌何郎才
調古無敵贈我新詩鮑謝匹縉以錦繩發光怪挑燈一讀一
擊節讀罷拔劍斫地歌當今滿地流氛多囚鸞困鴟不得意
相逢海上悲如何吁嗟厄運遭陽九坎坷流離無不有才人

失職倍傷心故土成煙黯回首少時意氣輕風塵留中所有
非詩人今已無家嗟泛宅約將傾橐買比鄰東南一隅此樂
土挽輸千萬誠何補誰說文臣不愛錢到底將軍要好武平
生蹤跡溷屠沽猶存吾舌真非夫幾回投筆思殺賊母老敢
許以馳驅書生獻策旣不用庸奴富貴何足重誤 國誰完
墮地甌球時孰是擎天棟托身莽莽此乾坤把袂樓頭與細
論休誇行篋詩千首且盡當筵酒一樽同時旅滬者有凌竹
泉竹泉名志珪與梅屋同里亦詩人也垂老頽唐竟以貧殞
傷已

孫澂之學博名文川上元人詩古文詞無不工而尤喜經濟
實學生平精於賞鑑入其齋中吉金貞石皆非秦漢以下物
多自爲考訂以張之在滬關司文牘甚爲當道所器重與余

往還頗密余酒渴思飲輒勸之作東道主蓋昔者元直訪水鏡而呼餐固有古例可援也嘗作二十八字向之索書逋云今朝又是花朝了早起詩成酒未酤偶憶孫郎多諾責酒錢還肯送來無詩去金至并賸以梨花春二甕余亟作快語曰孫郎可兒金陵克復後襄辦善後事以勞績保舉知府祝桐君司馬鳳喈浦城人宦於浙中家富於貲以好結納中落生平篤於昆弟摯於友朋誠至悱惻有足多者精音律善彈琴著有與古齋琴譜罷官後移家海上有終焉之志所寶有秋聲琴其兄生前之所愛玩也餘姚周白山爲之銘云太冥孤桐厥聲動心驚鴻翩逝山川阻深密親雲流懷歸沈吟清商振響刁騷滿林盛榮不常繁霜墜襟俯仰儔類惕茲人琴長孫安甫能世其琴學

同邑江澂叔湜出先君子門下家貧授徒江邨彌自刻厲專肆力於古先君子見其所作嘆曰子他日當以詩文名海內然帖括不可廢也顧自爲諸生後三踏槐黃而三見斥遂絕意進取飢驅謀食之燕之齊之閩之浙北轍南轅徬徨道路學日進而詩益工嘗至京師依其戚彭相國相國贈以俸錢五十萬乃循例納粟爲縣尉需次杭垣脚絆手版聽鼓應官棄詩人而爲俗吏聞者奇之杭垣陷賊澂叔脫身還蘇鄉俄而吳門亦陷四出焚掠一家中雙親弱妹同日殉難澂叔先十日挈弟穿賊營出得達於浙旣遭奇慘痛不欲生旋復自浙至閩友朋助以貲刻其所著伏敵堂詩十三卷而卒以憂憤殞其生文人之厄至澂叔而極矣澂叔嘗偕嘯峰步洲至滬流連攬勝其踪跡多在九峰三泖間嗚呼澂叔以詩名犇

走天下所交多通人名士盛相推許而毀叔亦矯然自負思以經濟才自見不僥托之空文也值世之窮晦塞不遇作客諸侯廁身下吏乃其末路耳而天又從而摧殘抑挫之正未知造物者之意何居也

揚引傳延緒以字行號醒逋更難後乃號甦補少同里閏初未相見逮歸自蜀始投編紉醒逋刻苦於學無所不通而尤篤嗜詞章生平作詩殆盈數千首痛自芟薙僅存十之二三編爲獨悟齋集葉丈調生采之入同人詩略中余婦夢蘅醒逋女弟也病沒滬寓聞信趨視越日偕遊西園花落鳥啼耳目悽惻庚申賊陷吳門君卜五月十九日里中當有大厄乃竟不先徙去自罹於災妻投於水屋焚於火二子擄於賊身亦被斫幾殞余馳書招之未果來余至粵後聞其挈眷避居

洋涇噫文人奇禍如醒逋者其尤哉

葉調生廷瑄吳縣人宋石林後也吳門爲人文淵藪先生所交皆一時俊彥切磋既久才譽籍甚顧先生淡懷縷紱肆志縹緲鈎元闡微好爲樸澁之學偶得一事必窮其佐證著有吹網錄鷗波餘話沒後同人爲之釀貲刊行吳門淪陷避地滬上年已七十而勤學好問不衰性情和易近人人多樂與之遊生平友誼篤摯嘗哀采諸家未刻詩爲同人詩略凡百六十人分存沒二集此亦近日之文獻盛時之鼓吹也

馮景亭中允桂芬字林一吳縣人道光庚子榜眼長於秭算鈎股之術罷官後究心西學避兵至滬當事延主敬業書院士林奉爲矜式廣方言館既建中允總司厥事一切章程皆所擬定嘗覓余致周馥甫書極爲嘆賞以爲近來談西務者

當以此爲左券蘇郡善後事宜中允贊襄之力居多學問文章羣推爲巨擘固巋然一靈光矣晚年乃卜居木瀆周白山字雙庚號四雪餘姚人詩文奇詭崛特不作一凡語工書法善刻石出姚梅伯門下而不肯附弟子籍時人目以爲狂嘗偕同邑趙益甫刻其所作制藝曰詭恣肆軼乎繩墨時人又目以爲怪坐是奇窮丐食滬濱僦西園一弓地效君平垂簾設卜肆卒無顧而問者余與壬叔偶與之談歎爲異才招之下榻城外供其饗殮得以昕夕聚首居半載落落無所遇乃謀歸計後聞以冒試江南獲雋爲士子攻訐被褫因此抑鬱憤懣天其天年嗚呼科第倘來物耳曾何足重如雙庚者有才而不善用其才者歟雙庚同郡人任竹君工臨十三行楷法精妙絕倫徐金壘精寫篆隸刻畫金石藝傾輩流

二君並名重一時作滬上寓公者尤久益甫名之謙字撫叔狂尤甚於雙庚而獨服膺江叟叔此足見其心折名流矣吳縣貝青喬字子木工於詩跌宕有奇氣忠義激發溢於言表蓋瓣香於老杜者生平具幹濟才遊食諸侯足跡幾半天下壯年嘗佐揚威奕將軍戎幕不避艱險冀有所樹立顧卒無所成功嘗於磨盾草檄之暇著有咄咄吟二卷具載當時軍中利病識者以爲不媿少陵詩史從軍旣罷往游京師旣復之浙之黔之滇之蜀然皆落寞無所遇而憔悴婉篤一發之於詩固深得於江山之助非徒窮而後工也著有半行齋詩存藁錄其旅滬三詩足覘其胸中所抱滬城旅感云番市申江上浮蹤滯十旬壯心餘涕淚蠻氣壓金銀酒困牙郎夢花明妓院春輪囷猶有膽撫劍獨逡巡游西館歸憤而有作

云烽火光騰颶母愁無端海蜃結成樓地分鸚鵡棲無定船
走蜈蚣毒愈流和約萬年頒鐵券邊防列帥固金甌鮫人蟹
戶休相煽會見中朝斬黑婁吳淞口云江海此門戶今誰保
障堅島彝開互市埃卒廢屯田猿鶴當年淚風濤獨夜船何
堪重憶舊投筆學防邊

劉太史融齋名熙載江蘇興化人道光甲辰進士官至翰林
院編修詹事府中允以廣東學政引疾歸里爲經師設帳授
徒安貧樂道怡然自得著有昨非集藝概兩書秘諸篋衍不
出示人同治丁卯應敏齋觀察蘇松聘之主講上海龍門書
院時婺源齊玉谿方僑寓滬中小駐於也是園湛華堂屢相
過從嘗謂士人胸次不可一日無光明磊落氣象洵哉是言
足以規劉君學養矣

薛時雨字慰農全椒人早歲甲科歷守雄郡才思超邁長於
詩章妙解音律其守杭垣也值灰燼之餘壹意撫綏閭閻被
其惠者無窮同治乙丑冬間解組歸里往來於大江南北問
水尋山與漁樵相問答丙寅泛秦淮涉黃浦偕滬上諸寓公
流連詩酒尊前花底頗有所屬有藹雲蕊君兩校書尤所賞
識俱作小詞贈之今錄其洋涇宴集一闕調寄高陽臺蒲柳
傷秋鶯花慰老歐歌梅舞殷勤黯黯閒愁拚教付與真真羊
車慣引平康路倩東風暗掃輕塵話前因酒熟香溫誰主誰
賓天涯淪落何須怨對黎渦一笑倦眼迴春海國江天幾人
似我閒身看花但祝花長好怕枝頭新綠如雲趁微醺譜按
紅牙題上紅巾慰農觀察詞亦有跌宕豪放者純似辛稼軒
一流舟泊黃浦調寄望海潮浪擁江聲雲浮海氣奔流直下

吳淞巨壑騰蛟危樓結蜃遙天萬里空濛歎薄起魚龍念蒼
茫身世寄與艤艫濁酒孤斟銅絃高唱大江東八蠻重譯來
同奠漢家長策只是和戎水驛馳輪樓船激箭海門百道能
通落日大旗紅嘆藩籬久撤誰靖邊烽聊把黃金買醉歌舞
向西風慰農著有籐香館詞江天欸乃其一種也二十年前
所作曰西湖艣唱秀水孫灑次公為之刻於同人詞選中
齊玉谿名學裴婺源人梅麓太守長公子也能詩造北宋堂
奧書法尤工性樂閒適不求仕進視極短窮睫之力不及尋
丈出入一小童扶掖之以為常道光戊申會來滬上與毛君
對山結文字交一日偕游豫園見石梁穹窿跨水上因約毛
君乘月夜游以潭清鏡澄境必勝於晝也是夕月白如水漏
三下毛君已將就寢忽聞扣門聲啟視則齊子也曰見此月

色寢不成寐能赴日間約乎毛曰可遂並踏月北行漫步至
園渡平橋九曲登溪西一山四望月皓如銀上下明淨山巔
有小亭於此少憩繼至石梁見有數丐偃卧欄邊毛曰此非
先得我心者乎齊子毛大竝坐石上誦所作舊游明月山詩
音響琅琅若出金石及歸東方欲白矣此亦一段佳話
張子祥熊秀水人自號鴛湖外史工花卉生氣鬱勃溢於毫
端縱逸如周服卿古媚似王忘菴屏山巨幅以尋丈計者愈
見力量兼作人物山水亦古雅絕俗家有銀籐花館位置精
雅四壁不著纖塵喜填詞尤擅長小令並諳音律嘗引喉度
曲抑揚宛轉曲盡其妙雖老樂工自嘆弗如室人鍾氏名惠
珠號心如工寫梅作設色花卉娟秀有致亂後挈家寄滬作
寓公有終焉之志

林益扶外舅名謙晉祖居同安而寄籍臺灣嘉慶癸酉登賢書彙筆於津門幕府者幾十有二年試於禮部屢薦不售乃就挑為邑令署安徽建平縣事興廢舉墜惠民多實政戊子充江南同考官宦遊所及北至燕齊南至桂管衡湘西至黔蜀足跡幾半天下晚年僑寓滬上官橐蕭然不名一錢當己亥禁烟之令下閩人在滬習貿遷術者尤以此為大宗勢洵洵且抗官觀察亦部署營伍從事變幾不測賴君一言而定閩人至今德之屢主泉漳會館董事卒年七十所著有吳中宦游草先生無子止生二女長女冷冷即余繼室也歸余時年十有六字之日懷衛周弢甫比部名騰虎陽湖人生平以經濟才自負嘗署其門曰有王來取法無佛處稱尊亦可覘其概矣咸豐癸丑偕湯果卿來滬與余投綯約恨相見晚宗稷辰居諫垣時疏薦於

朝目之為策議深沈才識邁眾旋又見賞於湘鄉曾文正公稱之為奇士顧浮沈幕府中屢徵不就吳門未陷徐中丞委之以城守事募勇未集而賊至幾及於難因走投會營乞師援滬同治壬戌奉上官檄勾當公事時滬上方興疫癘君竟罹其災命不副才良可惜已兄公執少尉名嶽上舍生熟於史事對客清談往往背誦如流自言少時有志於功名從其先人遍歷四方中間之楚之蜀之秦之燕趙游屐所至輒有吟詠嘗三十歲作暮春詩云四季不堪三月暮百年幾許少時身寄慨深矣別後聞其至粵補官迄無所遇弢甫長子世澄字孟輿媚學能文金陵書局開延司警校讀書頗能得間亦後起之雋也

凌子與名震字塵遺號病鶴吳興人明忠介公之裔孫少有

高尙之志嘗偕七友結茗社專在淬勵學行今社中人或佐
籌幕府或建牙方面而子與布衣草食蕭然物外亂後避兵
寓居滬濱啟門謝客絕少往還夙擅詩書畫三絕下筆皆冲
夷淡遠迥異恆流而尤嗜畫梅顧子山方伯歎其絕無烟火
氣嘗謂人曰世多狂我甯狷耳其立品如此所著有天隱堂
稿歲歲刪之十不存一自云生平無一篇當意者其於詩律
可謂謹嚴矣今為錄二律題定圃廣文庚申紀事後將軍驢
背志如何匝地驚烽障眼過忠義幾人成鐵漢東南半壁尙
金戈河山劫火歸詩史禾黍荒寒泣嘯歌漫說廣文官獨冷熱
腸留貯淚痕多六橋花柳已成塵回首鄉關更愴神烏戌秋
風悲牧馬白頭春夢獨懷人三年家室常流轉百首歌吟太
苦辛此日天涯同作客團萍深喜結詩隣

胡公壽雲間人名遠以字行自號橫雲山民屢試於有司不
售乃棄而學畫蕭疏淡遠不名一家而於山水所造尤深顧
不肯輕易為人作也書法逼真大家後又肆力於詩人因號
為橫雲三絕與胡鼻山交最善山人名震字不恐富陽人嗜
金石精篆刻尤精究六書小學入其室屏幃几榻皆漢碑宋
軍持等物生平好立崖岸酒後輒謾罵人人因目之為狂同
時客滬者有錢君叔蓋精於鑒別碑板而尤工摹印性狷潔
自好獨負盛名以節著叔蓋名松一字耐青家於杭垣
庚申城破闖門死難間者傷之近日
吳江王秋言作畫極灑落山水得北宋人法花卉又似南田
人謂與橫雲山民異曲同工

瀛壖雜誌卷四終

子婿吳興錢徵校字

瀛壖雜誌卷五

長洲 王 韜 紫詮甫

宋小坡希軾太倉人爲彭甘亭高足垂老頽唐賣字爲活奇窮日甚餽粥幾至不給所識多知名士往來滬上者輒以潤筆錢資之嘗作笠屐小像題者如林梅伯有句云死能理我何妨醉生不如人未敢狂壬叔亦有句云一百青錢一首詩小坡讀之淚下余嘗在東園作消暑集輒招之往時有投贈之作猶記一詩云故人王仲宣其才素傾倒一別將月餘足音何其杳忽聞剝啄來低頭向我道咫尺便東園迨暑少炎皞况又花木多清流四圍繞攜尊於其間賦詩留鴻爪汪燕山金陵人以沈毅有武力稱於時近有書燕山軼事寄粵中者讀之淚不覺涔涔下也燕山余故友也庚申之春蘇

垣陷賊燕山避跡滬上余一見如舊相識時獲訂縞紵者如湘鄉左孟辛邵陽魏盤仲陽湖趙惠甫皆意氣激昂高自期許慨然以澄清天下爲己任每當酒酣耳熱擊劍談兵精悍之色現於眉間惜以時無用之者咸鬱鬱不得志此兩年中幾於無日不相見見必轟飲達旦孟辛酒膽輪囷氣益豪邁舉世無足以當其一盼者而尤推重燕山予亦謂以燕山之才何難拔戟以成一隊斬將搴旗立功於疆場間方今髮逆披猖生民塗炭正大丈夫馬革裹尸時耳何乃久困於此也會幾何時風流雲散踪跡濶絕余旣竄廢遐裔甘爲 聖朝之棄物而時懼以不祥名字掛人齒頰故於諸君未嘗一字及之也今覽其逸事始知燕山赴蓉城之召者殆十年矣斯人不壽天道何知嗚呼傷已尙記在滬時有贈燕山七古一

篇特追錄之以見梗概詩云汪生矯矯稱奇特雙腕云有百鈞力結髮從軍意氣豪平生志早吞虜逆倚馬草策獻軍門欲使海內靖鋒鏑一自從軍不得意乃來滬地溷踪跡相逢忽在酒家樓談兵酒半動顏色吾謀不用氣沮喪飄零市上無人識東南一隅今重鎮賢豪於此集裙屐左家昆季俱好事長者經濟尤無敵一見汪倫盡傾倒痛哭高歌傾一石有時擊劍向伎堂裸身大叫劍光擲士女寫出媚可憐彊作腐儒弄筆墨嗚呼當今吳越苦烽烟何不荷戈去殺賊

左孟辛名樞其弟仲敏名樹湘鄉人尊人青峙太守補官震澤隨宦吳中僦居郡垣顧辟疆園所藏史籍書畫甚夥皆世所罕見本稱爲賞鑒家亂後挈家避兵滬上與余往還最密載酒看花剪燈話雨殆無日不相見也孟辛才氣縱橫好談

經濟年僅二十餘而詩文浩瀚卓厲不可一世洵天下才也
仲敏善畫能刻石辛酉冬初附輪舶至漢口而由水道回湘
南余作詩三律送之云君家好兄弟與我最相親離亂逢知
己艱難見性真兵戈橫南北天地正風塵同有飄零感栖栖
到海濱世尚攻文字時方重將才楚南兵可用薊北覺誰開
報國廉頗老陳書賈誼哀撫時堪一慟欲別更徘徊名父須
承業偏親尚在堂蒼皇走吳越豐稔念江鄉何處無兵甲當
秋足稻梁好爲天下重且復罄離觴孟辛臨別以端溪紫肝
硯爲贈并銘其上云與子遊兮海之疆子之文兮海洋洋贈
子硯兮吾將別吾心與海水兮俱長別後余又寄以詩云邁
亂離憂百事灰生平懷抱幾時開萬言羞學縱橫術四海誰
知經濟才兄弟友朋皆至性婦人醕酒有奇哀湘雲吳樹參
差裏珍重江干報札來後聞其從勞制軍至粵中傲睨公卿
俯視流輩頗遭物忌旣鬱不得志乃上書郭中丞欲還山讀
書十年然後出而用世拂袖竟歸卒以從戎陝甘沒於軍營
命不副才惜哉

毘陵之學遠出吾吳上吳門文士競趨時習空疎鮮實際毘
陵文士則皆樸學媚古彬彬述撰登作者之堂近所見趙君
惠甫其一也惠甫一字能靜名烈文陽湖人庚申春間避亂
來滬時以文字相切劘謂余作偶爾落筆文彩便自斐然特
尙有欠追琢處然正不必苛索耳嘗讀漢書三過均有劄記
尤喜覽釋氏書同治初元從軍於金陵書局旣開延主校勘
近聞服官燕北蒞任易州當道頗加器重必能一展其抱負
已同邑吳沐盒茂才名新銘爲山子先生令孫嗜酒工詩詞

浮沈僚幕中非其志也

龔孝拱上舍一字昌匏名公襄仁和人始名珍繼改名橙字太息又字刷刺名字奇特皆出人意表著元史未刻藏於家孝拱先世藏書極富甲於江浙五燬於火遂無寸帙隨宦居京師最久能識滿洲蒙古字常角獵城外彎弓射雲試馬蹶日居然一健兒也家傍西湖湖山宛然在目道光庚戌林丈蘓谿自京師回道經杭垣往訪之孝拱持酒一壺呼舟子同載歷覽湖山勝景遙望六橋烟柳濯濯依人不覺身行畫裏僑寓滬上幾二十年性好揮霍友朋投贈到手輒盡於經通小學胸次淵博無際詩詞特其餘事然為之輒工書法直追晉魏邇來一切廢棄專好天竺梵書朝夕諷誦亦當今之畸人哉同邑湯少尉衣谷名裕至性肫篤內行醇備以一官需

次申浦落落寡合後為書局讐校家於金陵以樂善好施稱於時

張歙山茂才名文虎南匯人於學無不精造而詩古文辭均無專集生平喜為校勘之學金山錢氏刻有守山閣叢書小

萬卷樓叢書指海藝海珠塵

僅後二集其前八集為吳省蘭所刊

珠叢別錄皆

歙山為之讐訂與余初未謀面神交十年而以一札通編紉亂後避兵來滬始見之今錄其來書以誌苔岑之契欽遲雅望荏苒有年帶水盈盈祇深引領上月承手教先施並惠頒秘籍盥薇三誦如錫百朋感愧之私非可言喻虎賦質庸下性復迂疏學不足以希榮才不足以逢世負鉏學圃抱甕灌畦匪曰養高聊自藏拙二三良友不寤其志加以美稱乃蒙過聽不察虛實藻飾逾分非所敢承叩頭叩頭執事產於元

圃璠璣之品望氣可知使值昇平假以六翮承明金馬未足為喻何圖鷹鳳之采闕跡荒陬來游來歌楚材晉借仲宣之依劉表幼安之託公孫其事可悲其情可諒來憎過自抑損固見君子之用心然如管李蔣郭皆負殊才同茲羈旅尺蠖之屈庸復何傷昔宇文留金撰成國志鄜露從雲躡孃爰著赤雅並貽來世以為不彙執事藻采續紛鯨鏗日麗率爾投簡已睹一斑記述所垂詎讓前哲尤願執事亟為之也虎鄙陋無聞何足以益執事盛意殷拳敬誌襟佩主臣主臣春已過中凝寒未解惟為道珍攝不宣歎山後至金陵書局讐校管小異茂才名嗣復江甯人異之先生哲嗣異之先生為姚氏惜抱高足弟子著有因齋寄軒文集褚寇踞金陵小異陷身賊中經歲始得脫移家吳會繼來滬上主於英人合信合信以刀圭擅名一時小異亦

雅好岐黃術因譯成醫書三種曰西醫略論內科新說婦嬰新說風行海內庚申春應懷午橋太守聘往客山陰未幾而吳門失守蘇鄉風鶴頻驚小異奔走道路竟以憂殞其生在滬時昕夕聚首尚憶徐古春以海上賣藥圖求詩余僅題二八字云病足三年倒篋箱篋中只賸宿春糧平生嘗徧人間藥要乞先生辟穀方小異獨為七古一篇頗能琢瑑醫學源流今追錄之以見一斑素靈古經真偽參軒岐秘奧誰其探長沙太守傳湯液百十七方珍玉函金匱要略晚乃出審察毫末稱奇術六朝作者三四人葛洪褚澄尤精實李唐門逕始大開千金方論媿外臺漸舍康遠趨險怪蘭茝未免滄蒿萊此後卮言紛莫數方書汗牛竟何補朱張劉李逞臆說披沙揀金終無取我朝藝術超漢唐吾所服膺喻徐黃邇來

略習泰西法所論藏象殊精詳吾聞醫師古有官斟酌品味
儲溫寒不知何代失職守庸工操術爲民患徐君嗜古隱方
技日活數輩門如市探囊饒有桐君錄繪圖合與韓康比此
中源流吾所知縱橫辨論人稱奇昨者輕寒襲營衛几案狼
藉陳刀圭君臣配合頗自喜一飲僵卧煩欲死談兵說劍空
爾爲趙括陳亮真愚子方今神州如沸羹波濤掀翻迷蓬瀛
方壺圓嶠仙帝京暴腮鼓鬣騰鯨鯨藥籠中物珍莫輕持獻
眞宰親調烹二豎奔匿滄海清從君逍遙歌昇平小異於古
文亦具有
家法所作張炳垣傳葉文調生采
入鷗波漁話余亦登之養庸餘談
張南坪茂才名福僖歸安人通天算之學某學使觀風拔冠
一軍名譽鵲起卒以不工時文不能列於前茅生平布衣蔬
食居貧耐苦泊如也橐筆海上時與西士紬繹疇人家言然

未有成書徐君青中丞開府吳中徵之至幕下庚申城陷僅
以身免同治初元湖郡被圍危急南坪老母弱婦俱困圍城
中乃冒險往省卒爲賊所獲疑爲間諜南坪大罵不屈備諸
酷刑遂遇害賊懸其首於竿凡賊過其下仰而視之者輒病
寒熱於是營中驚爲神明以禮葬之嗚呼豈其忠義之氣蘊
而不散作厲鬼以殺賊歟所著有彗星考日月交食考事定
郡中紳士爲之請卹典贈國子監學正或有詩弔之云男兒
斷頭死未必非考終仲子九原下魂魄毅且雄平生性質直
頗有前賢風廿年學天算列宿橫心胸書成彗星考西法皆
開通攜來吳市上傾倒撫部公晚遊東海隅回望烽煙紅睡
睡七十母棄擲豺虎叢思量間道入迎自干文中親朋走相
送黯淡無歡容千言蠟丸書密密衣間縫茲行勉將士內外

期交攻崢嶸賊壘滿顧望山城空歧途誤投足適與羣凶逢
羊牽更犬繫試頸棱棱鋒張目奮罵賊吾血當成虹誰能草
間活負此七尺躬嗚呼惟仲子不愧孝與忠翹翹趙觀察大
節堪追蹤羣思牖下盡祇與牛毛同

滬上近當南北要衝為人文淵藪書畫名家多星聚於此間
向或下榻西園兵燹後僦居城外並皆渲染丹青刻畫金石
以爭長於三絕求者得其片紙尺幅以為榮至其軒輊所在
未能遽定以品評風雅之士著有論書十二絕論滬江書畫
七絕於滬上寓公比諸管中窺豹略見一斑論書云家法蘭
亭族望尊難兄難弟並馳名獨能一洗書林習不重錢神重
酒兵王竹鷗閒士清高號白雲卅年聖教究心勤滄桑以後
談前輩魯殿靈光只賸君張雲吳興壘伯軼羣材用筆停勻

世所推閒說何郎曾賞識至今清望冠書臺湯燠勁敵應輸

吳鞠潭揮毫直欲起波瀾擘窠大字蠅頭楷美女英雄一手

灘吳鞠雪香狂草走龍蛇孝悌真書自一家三百年來論怪

體還之應並板橋誇王雪香橫雲山民擅三絕一縑倭

國價連城可憐書法空當代竟被丹青掩盛名胡公佩父於

今楊補之畫專山水重當時偶將餘技酬知己落紙雲煙自

製詩楊佩小楷還推莫直夫羊裙班扇得時譽曉風楊柳原

超絕石板銅琶稱也無莫直金石名家刻畫工臨池染翰興

尤濃性靈雖好清寒露也似文章少正宗衛鏞書到清凌洵

有神跳龍卧虎獨超倫甬江近事君知否曾解邪魔攝竊人

泉郭少若論絕世好風姿王海鷗同金少芝正似少遊吟芍藥

被人譏是女郎詩王海鷗垂露懸針久失傳却輸閨閣得真

詮紛紛流俗尊門戶誰識簪花格自然蘭生女史論滬江書畫云

滬上曾來何太史廿年前是大書家子貞前輩而今老氣頽唐甚

滿紙龍蛇信筆斜畫筆還推禮道人王秋折枝人物盡超倫

此中若再分優劣人物新羅繼後塵雙瑄齊名金保翁閨中

風雅映江東翁擅山水夫平生賞鑑真成癖豈獨區區壽世

功筆情灑脫胡公壽花葉規模張子祥若待當頭施棒喝自

然鼻觀木樨香壘伯行書原活潑鞠潭小楷亦精神墨池尙

欠三分黑九轉丹成氣象新任家昆季老蓮派偉長何不兼

師松雪翁更有伯年真嫡子並皆佳妙本相同直夫褚楷都

循理法度拘迂少獨能若使此中有我在定然妙合自神凝

莫直夫觀此於滬上書畫家稱為專門名家者畧具此矣

吳淞口海灘相傳有神鐘一不知自何處飛來鐘身甚巨在

天后廟門外半陷沙際潮長則沒潮落則見聞諸故老言道

光二十四年吳淞口海潮大漲洶湧奔騰異於往日鐘為潮

疾捲而至約重二千餘觔銅質斑然惜不識其欵識時聞風

雨作吼同治甲戌六月朔日忽失所在疑為沙所埋乃徧尋

無迹好事者輒謂鐘有神仍挾風潮而去矣其或然歟

同治癸亥春合肥爵相統軍抵滬駐節城南顧民夫掘塹為

營於土中得銅鏡一圍徑尺為土花侵蝕者半青綠熒熒焉

背銘十字楷法嚴整頗似唐刻石經體文曰壽比廣成子貴

如郭令公掘得者懷之入城市向骨董肆求售肆翁以銅貴

秦漢鏡為元物卻之今豫撫錢公轉運在滬聞獲是鏡欲購

求以獻為爵相識而其人己不知所往桐華館主時亦為滬

上寓公會一見之乃凡銅耳不足貴惟銘文適為爵相今日

識者是不奇在鏡而奇在銘即不及呈為珍玩而適得於其立營之地滬上之役實為合肥相國勲業始基可知一物之微亦非偶然此亦滬上一段佳話也

國初三吳壇坫最盛滬上亦風流相尚美人名士文酒流連殆無日無雅會也時滬有名校書玉烟者雪膚花貌慧麗非

常張君宏軒最所眷愛也宏軒名錫懌字悅九康熙乙未進士官至刺史玉烟善飲

酒凡飲席必來典觴且能使意之所屬密為授意令不苦飲宏軒常舉以告人曰如玉烟者可稱傾城悅名士者矣玉烟

亦號玉媽毛西河迹滬上時曾於席間贈以小詞譽之不

容口於是王之聲價震於一時同時滬妓倩扶玉骨冰肌娟妙無匹亦為宏軒所暱一日雲間諸乾一董蒼水於重陽後

作神山之會時婁東吳梅村在坐連覓女郎倩扶不能得夜

分宏軒從滬上來投刺後吳命以己車迎入使者傳覆需兩車人頗訝之及至則挾一衣冠少年光豔暗射若薄雲籠月

人各却步立不敢詢姓氏及移燭燭之則倩扶也一座譁然此亦風流之韻事承平之佳話

扶鸞之戲在在有之近日莫盛於滬間月一舉入壇者無不畢至其始在小蓬萊後有數處箕仙與人談言微中卜病決

疑亦頗有驗然罕解休咎惟勸人作善述因果以寓勸懲耳亦有贈以詩詞偈語者格言彝訓盈笥累牘神道設教未始

非沉痾之藥石不知在壇者果能齋心被慮以相從耶楊淞湄於吳淞濱建有小滄浪亭以為玩月觀濤之所騷人

韻士必於此勾留信宿題詠詩篇嘯傲景物淞湄下世亭亦就圯遺址尙存為八景之一當時陳茹征澤泰為之作記謂

楊子年尚富可出而仕乃伏處江濱與琴師墨客刻燭聯吟
得一佳句便欣然忘食殆自全其天者耶

余在瀋城無山可登無景可玩闐闐囂塵桎梏若楚囚不得
已輒與屠沽輩詣黃墟痛飲醉後抵掌高歌時與李君壬叔
作蘇門長嘯時人目為狂生不屑意也海上豈有三神山乎
烟波浩淼余將褰裳從之已

余居北關者前後數年秋高月朗忽聞蓬聲出於牆外幽怨
淒戾鄉心為碎令人輒喚奈何泰西女子瑯瑯年十三善撫
琴嗚咽愴惻若斷若續聽之殊不勝愁西鄰有秦孃者綺年
玉貌為西婦中翹楚雅好操絃而尤工歌曲其聲清脆如裂
帛駐月停雲未足方喻歌闋餘韻繞梁猶若盈耳嘗偕周公
執湯衣谷前往聽琴秦孃為撫數弄其聲抑揚高下頃刻數

變滑如盤走珠朗如瓶瀉水雄壯如鐵騎千羣銀濤萬頃悲
怨幽咽如羈人戍客嫠婦思女有不可告人之哀真可播蕩
人神志也時祝公子安甫桐君司馬之孫時旅滬上亦呼僮抱琴而至為
奏平沙落雁一曲音韻悠揚清越真可為俗耳鍼砭秦孃亟
稱善

向所稱瀋城八景者名人多有題詠曰海天旭日黃浦秋濤
龍華晚鐘吳淞烟雨石梁夜月野渡蒼葭鳳樓遠眺江皋雪
霽後瞿君西塘亦創為吳淞八景曰春江烟雨斷岸潮聲橫
橋秋月野渡垂楊滄浪遺址古塚殘碑茅菴遠火遍徵士流
題詠積成卷帙其所謂滄浪遺址者楊淞湄曾築小滄浪亭
於水濱春秋佳日招集賓朋藉作勝遊人死亭圯遺址僅存
其曰古塚殘碑者里民楊春妻顧氏為強暴所迫氏與春共

投江死里人義之為建墓立碑於江上其曰茅菴遠火者淨土菴在江口立燈竿於此俾揚帆者識認漢口晦夜行舟一燈熒然光照數里

余始游滬城道光戊申春間也其時先君子授經北關外留滬三宿會作滬城感事詩四章頗謂不減唐衢痛哭也其一海上潮聲日夜流浮雲廢壘古今愁重洋門戶關全局萬頃風濤接上游浩蕩東南開互市轉輸西北供徵求朝廷自為蒼生計竟出和戎第一籌其二蒼茫水國滯春寒鯨鱷消餘晏海瀾閭里共欣兵氣靜江山始歎霸才難殷憂漆室何時已痛哭伊川此見端遠近帆檣賈胡集一城斗大枕奔湍其三烽火當年話劫灰金銀氣溢便為灾中朝魏絳紆模畫窮海樓蘭積忌猜但出羈縻原下策能肩憂患始真才於今籌

國詎容誤爛額焦頭總可哀其四海疆患氣未全舒此後疇能防守疎應有重臣膺管鑰早來絕域會舟車土風誰補蠻夷志波畢今登貨殖書千萬漏卮何日塞空談國計急邊儲余少有高尚之志以雲烟為靈景視榮貴若土苴雖逐臭海濱慕擅滬曲究不易其初心卜居北關人跡罕至老屋三椽竹木蕭瑟一日秋風已至獨坐屏人偶見一葉飄墮於地靜中有覺記之以詩自憐早插紅塵脚帶水拖泥骨未仙陡覺靜中微有悟風吹一葉墮庭前

余僦屋北關外庭中頗有隙地因種梧桐數本鴨脚桃十餘株西風一起便有蕭瑟意離家已久鄉思雜生午夜讀書燈影黯淡坐愁不寐寒月上窗思及里中諸故人往往傷心出涕欲作唐衢之哭而里中諸故人亦無一字相及者殊可喟

也因作二十八字寄逋道人云花開不見楊汝士憶著家園
興味孤病裏去年強作別今年書札一行無

梅伯繪懺綺圖成囑茸城胡公壽題詩思久未屬乃倩壬叔
捉刀壬叔曰非得蔡韻卿捧硯不可韻卿者滬之名妓公壽
所悅不輕與人見也壬叔既見韻卿即與之奕奕罷進以冰
桃雪藕曰聊以洗滌詩腸也韻卿因為磨墨拂箋顧壬叔曰
請償詩債壬叔援筆立題二絕句云難了茫茫蘭絮因劇憐
清淨女兒身盡教紅粉歸香界大向花叢展法輪懺綺何如
不懺便綺情深處即真禪阿難不入摩登席那得楞嚴第一
篇詩成爲奏塞鴻之曲聲調適逸是亦閨閣韻事也

華亭雷約軒於闐闐間購得鐵壺一柄質甚古雅梅伯繪圖
劍人題詩云鐵龍入海呼不起跳向壺中鐵天地日膏月汁

造化鑪鐵骨錚錚任陶鑄浪沙淘洗千百年物以無用形質
全石鼎不作軒轅去且折梅花供雪天約軒遂自號鐵壺外
史鐵壺一微物當棄置市廛誰加拂拭偶得名流物色而聲
價頓增光華遂著物之遇不遇何如哉

自元興海運之法歷代間一行之道光甲申河決高堰朝議
漕艘改由海運彙集上海用沙船蟹船等諸海舶兌載開行
丙戌正月各郡並集自南及北五六里密泊如林幾無隙處
元夜萬艘齊燈尋丈桅檣高出水面恍如晴霄星斗回映波
心上一色誠鉅觀也

豫園爲前明潘允庵所建時自四川布政罷官家居出資營
造垂二十餘年而成地約四十餘畝極亭臺池沼之勝逮我
朝乾隆年間潘氏子姓式微園亦漸圯徐書城有過潘氏

廢園詩云空林微雨落花紅昔日繁華似夢中依舊玲瓏一片石更無人倚笑春風甲第今來車馬稀斷橋流水淡斜暉可憐芳草萋萋綠玉燕堂前鴉亂飛亦足見其悲涼蒼莽矣時申浦初通海舶商賈集潘氏急於謀售眾遂以賤值得之歸邑廟為西園分地修葺為各業公所後遊人日盛園中競設店鋪竟成市集凡四方之山人墨客及江湖雜技皆託足其中迥非向時布置固不必於亂後有滄桑之感矣癸丑紅巾之變踞為賊館幾付之一炬庚申猶寇逼境屯駐法國防兵撤防後蹂躪毀傷幾不可復識斯亦園林之一厄城隍廟後園地最空曠放生之羊不下百數其羊老者毛拳垂地角長摩天時於山石間三五成羣相鬥為戲負者輒逸去旁多茶寮啜茗者每於晚間喜觀羊鬥其羊日日出遊城外或渡黃浦船至浦東遊倦乃還居民遊客無敢害之者有

一三足羊甚奇後二足而前一足居中亦不于能行已十餘年無恙當紅巾踞城時賊人乏食或有烹羊果腹者皆碎死粵寇逼境時法國防兵屯駐園中一法兵盜羊食之亦斃殆物久而有毒歟

豫園後門左臨池五石峻嶒錯峙奇峭入古相傳是王氏素園物髣髴大士奎宿寒山拾得等狀兵燹之後僅存其一按東西兩園奇石非少西園一笠亭旁各石俯錯偃仰自遠望之畧具人形或亦以五老呼之法國屯兵其中遂為所毀湖心亭西一峰獨踞透漏玲瓏高與玉華等西園記中所謂奎星石是也而今皆不可見矣法兵既撤園石荒涼時多怪異戶人有獨行遇之者幾為其所噬傍晚入園納涼竟有濯足澄波躍人水深處者極而問之則言所見殊非此處亭榭樓臺粧點絕勝友人招之往遊耳於是相傳園渠有崇好事者議築短關一周以為之閉

癸丑閩粵會匪戕官踞城劍人避兵余家首尾二年栖遲斗室中一榻孤燈苦吟午夜亦無有心人過而問者曾作草土餘生記述其陷賊得出事先是劍人以他事入城官軍驟抵北關外城閉賊目素耳劍人名欲強留之以詭免禱於神前卜籤易僧衣冠吉昧爽賊啟城驅鄉人出遂脫於險劍人作滿江紅詞一闕寄於圍城中徐君紫珊海水浪浪彈不出古之懷抱誰羈汝行空天馬三升芻料天下豈非吾輩事河山悵望風雲杳莫閒鷗心緒只閒愁商量好樵牧侶徒相保湖海土空推倒灑西風男兒熱血一腔難了虎帳無人聞鬼哭蜃樓有霧迷春曉擲寶刀四顧忽茫然英雄老嗟乎劍人自滬城亂後避地無慘礮火光中浩歌此曲不啻淵然出自金石中也

余寓之南鄰美國婦秦孃者國色也家有西國縫衣奇器一具運針之妙巧捷罕倫上有銅盤一銜雙翅針下置鐵輪以足蹴木板輪自轉旋手持絹盈丈細針密縷頃刻而成余偕孫次公往觀次公口占二十八字貽之云鵲口銜絲雙翅開銅盤乍展鐵輪迴摻摻容易縫裳好親見針神手製來近時此器盛行縫人每購一具可抵女紅十人

吳漁山與王石谷同邑相友善而畫亦相埒惟漁山老年好用西洋法作畫雲氣絳渺凌虛迥異平日或傳其晚年竟從西教浮海不歸張浦山畫徵錄稱石谷因漁山借其所撫大癡畫不還遂與絕交人疑石谷友誼敦篤未必因此細事遽爾割席逮觀徐紫珊所跋始知漁山於後果入西教則石谷之絕交非無由也紫珊跋楊西亭所寫漁山小像云余嘗於

邑之大南門外所謂天主墳者見卧碑有漁山字因剔叢莽視之乃知卽道人埋骨處命工扶植之碑中間大字云天學修士漁山吳公之墓兩旁小書云公諱厯聖名西滿常熟縣人康熙二十一年入耶蘇教會二十七年登鐸德行教上海疾卒於聖瑪第亞瞻禮日壽八十有七康熙戊戌季夏同會修士孟由義立碑蓋道人入彼教久嘗再至歐羅巴故晚年作畫好用洋法西亭此像作於辛酉其時猶未入教也然則據此漁山亦海上寓公之一耳一入彼教便爾齒冷甚矣晚節末路之難也

唐書藝文志凡小說家書無不採錄獨不及應制之賦試帖之詩明史藝文志不列名家時藝稿蓋史例宜然也今新修邑志凡工於帖括者亦得附錄雖曰規格或於體例不無少乖蓋邑乘固爲史之支流也且此等豈得言文恐不屑以之覆瓿餽窗耳

邑志藝文雖經校補尙有漏遺特就所知摭拾如下陳盞字掌平著片石山房集黃師愚字維城著有酒香山農集蔡乙青字明藻著有藜堂詩鈔沈瞻華字鏡瀾著有攬秀堂集沈芝蘭字安之著有海日樓集沈芝蓮字晞之著有希雅堂集並足頡頏前哲追逐時賢而邑乘弗爲登豈由未之見歟趙謙士名秉冲未達時往遊京雒羈旅中無曹邱生者意將旋南而遲滯未決兄實君觀察以蔭官中書逢 純廟避暑熱河實君在扈從之列因請與偕一日 上坐碧紗幮謂某相國曰此處須書畫各四幀相國出商諸實君倉卒無以應謙士請於兄敬寫真草隸篆梅蘭竹菊以進 上嘉問誰所

作相國以秉淵對 召見將有賜秉淵對以出自臣弟秉冲
名遂 上聞反自熱河適懋勤殿人員缺出詞臣罕克充其
選急欲得人相國以趙名上惴惴恐格於例上曰卽熱河作
書畫之趙某耶立促召之許以諸生掛朝珠入直旋 賜舉
人值 上七旬萬壽獻古稀天子寶後十年獻八臻菴念玉
印俱悅 聖心自中書游擢卿貳嘉慶初年進少司空誠千
載一時之遇合也此爲前賢之軼事海國之美談而何以邑
志遺之歟

褚文洲明經意致蕭疎才情恣肆不修邊幅不事生產婦家
殷阜外姑特爲周恤欲飯飯之欲錢錢之若覆育子弟誠無
以加外姑沒翁憎其貧禮意寢薄褚固傲骨嶙峋耻寄丈人
峰下乃益貧困後逢 高宗皇帝南巡爲人捉刀獻賦 行

在驟獲千金因置錢肆中收子金爲薪水資未幾店廢褚力
索之店主人自縊其子控之訟庭後事雖白而千金耗矣書
生福薄其褚之謂哉

說部載錢鶴皋女蓮仙事傳者異詞毛對山斥其荒誕不足
據固徵有識然先後邑志都采之則事非無因也相傳錢女
名蕖馨姿容絕世錢謀起事生瘞女於黃歇浦旁內造隧室
置三年糧許以破賊卽出後鶴皋敗香遂長埋白楊衰草無
有過而問者康熙壬辰諸生陳佑經其地見箭臺諸遺跡訪
之士人知爲鶴皋故墟西北百步許爲女墳登覽憑眺詩以
弔之徘徊間昧色籠烟矣瞥覩雕墻峻宇在林影中有雙鬢
攜絳紗燈導麗姝姍姍至妝束濃豔環佩璆然邀至其室旣
而設饌水陸備陳陳叩氏族春山微蹙曰頃蒙賜詩潤及枯

骨使埋沒幽魂得復昭然於化日光天之下是以久子一盃
相敬祈無我醜莫認作山魃水魅貽禍生人者乃使綵衣女
覓酸勸醕又命紫衣女郎作迴風舞長袖翩躚幾欲凌飈仙
去舞畢賦詩有難得天台是阮郎句陳意餒次韻却之潸然
淚下曰妾非效桑間濮上也特以郎君情重不能相捨耳固
知不可玷君子况三生石上無一笑緣何陳遂起而辭別攜
手相送至橋邊吟短絕句云整束簪環泣送君依依難向小
橋分他年不斷情緣處栢酒還澆隴上雲珍重而別行數武
外偶一迴頭則荒草茫茫月殘斗轉身在墓門亭角邊也此
出自青浦諸晦香明齋小識與邑志少異烏得以盧充幽婚
污巖貞魂錄之以廣噩聞豈好作東坡之說鬼哉

海鹽祝君掌敬業書院挈愛妾偕至居相近有待字之女

綺年玉貌體態輕盈能詩善繡爲芳閨良友未幾女適人倡
隨不篤有彩鳳隨鴟文鴛逐鷺之歎願守空房伴孤帳謹持
女箴長齋禮佛暇或詣祝挑燈欸語恆至丙夜一夕忽於人
定後啟關齊出不知所之偵騎四發冥搜無迹凌晨尸浮於
河兩女猶繫相偎抱瞿子治明經爲之作傳備載端委語多
奇麗可新耳目

羅燾字春淵工填詞裁花鏤玉手奪春鮮時有柳三變張三
影稱尤好冶遊每至章臺流連忘返正如西域賈胡到處輒
止旣而牀頭金盡移居干山之左門逕幽深與市廛遠隔一
夕盜至母夫人趣婢婢皆驚匿夾幙間乃自起拒盜暗中揮
擊一一仆地盜盡辟易此固巾幗而鬚眉也武吃氏之技勇
恐亦遜諸羅母平日怯弱如不勝衣而臨變趨捷雖白挺之

徒當之輒靡談者以爲奇事

余嘗與毘陵吳沐盦茂才觀荷南園於時涼露初晞清芬遠透花光波影摩蕩於熹微朝靄間殊覺會心不遠余於葉底覓得並頭蓮雙朶囑沐盦填詞記之庶幾無負此花沐盦於一食頃填念奴嬌二闕詞旨佳妙歎其敏捷當時余謂之曰古云愁音易好其信然歟此題作者宜是吉祥文字乃四注旁射觸緒紛來詞人多感斯言不我欺也沐盦亦爲失笑今檢諸行篋二詞尙在具錄左方俚紅倚翠算凌波誰似栖香雙影水珮風裳懽夢好同領曲池清景柳綰同心苕牽長帶鶴露何曾警亭亭清蓋眠香較護安穩映水絳鱗重重鯉魚風裏聚散憐蓬梗野宿鴛鴦知幾許爭擬花宮交頸憑趁薰風舞衣未落爲祝團圓永芙蓉江上玉環芳約誰省綃裳翠

珮怪花工何事生成佳耦出水亭亭泥不染生小紅粧相守兩兩同心盈盈並蒂綠夢魂銷久凌波雙影芳塘一夜春透幾許等藕尋蓮三生佳約好事知酬否照水鴛鴦三十六芳思可能同刮搖曳萍波棲香夢穩風信誰儻鷺拳花底應羞孤影銷瘦

城中巨室園池多與黃浦潮通每以潮來獨高爲祥異化龍橋爲喬氏世居廳事前有小池一夕潮忽至直通堂上高一二尺許潮退荇藻浮萍淋漓滿壁莫不驚異未幾喬公光烈爲湖南巡撫其弟照爲浙江提督後三十年陸氏竹素堂上小池亦通潮高於往日陸耳山先生旋爲工部侍郎著四庫全書提要名振海內一時皆以爲休徵是亦海陬嘉話癸丑會黨之亂徐紫珊上舍陷於圍城中余寄書力勸之出

紫珊禽書往復深自剖晰且言在閩人會館定計復城已有成謀不料事忽中變喋血倒地當難初作蔣君劍人往諗之紫珊屬作袁公傳且合詳敘殉難本末袁公蓄有四犬皆不食死更屬作義犬記而爲袁公成殮如禮劍人將別啟篋贈金數笏指其新居歎曰此將爲墟矣言極沈痛惟裹足不出城是大失著處即使名重逼留要可用計脫也戀戀危地何爲哉卒至蜚語相誣無以自白平素知交將其昔日詩文贈畚悉行刪薙則殊可喟也紫珊生平爲邑中籌辦公事以能敏稱惟功罪不相掩故德怨亦時參半耳紫珊來書爲錄二通特語多過激斯其所以取禍歟第一通云就衰之年時有小疾閉門日多與通人才士應接日少卽劍人兄雖心儀有年去歲始纔締交非盡關疎懶也昨蒙惠書見愛之真相諒

之切雖未識面可謂知己矣渭仁以虛名老壽爲地方祭酒致遭羈縶總之輕量而不智夫復何言當此人情向背物議騰興以有爲無以無爲有任人好惡也切以區區朝不坐宴不與之人獨能守義不同頻遭逼勒雖殞身碎首喋血當前而不顧亦可謂不沒初心矣不意飛語流之自上究其故不過以此大題歷兒輩傾家助餉而不知無家可傾者矣破巢之卵奔走無告渭仁曾有詩云潮頭空費三千弩牘背虛傳第一人豈有逆以賄免國是如此尙可爲耶一丸之地使生民塗炭至於如此之極天耶人耶皆緣功名之念重忠愛之心輕我家司寇云作官之日少作人之日多作人之日少作鬼之日多惜乎此輩未聞斯語也屬書聯句附去惡劣不足供一笑臨書莫罄所言第二通書云忍死苟活槁枯一室宋

君來奉到手書慷慨讀之想見酒酣耳熱拔劍斫地時也垂念之深感入骨髓時事何可言我輩牛羊犬豕雞畢命於庖廚而已且聞羣小罔人利已設為方畧以凌善類東南元氣傷矣當局者居此為奇非為之不能實能之而不為必有粲然入告之文斐延齡掩有為無指無為有陸宣公謂其愚弄朝廷甚於趙高而况趙高比比耶他日烟沈潮息有心人必有著述恐見者以為偽書謗籍蓋二千年史籍所未有也國體官方兵威士氣掃地盡矣當此家無餘糧路有餓莩雖欲保首領以沒未知天定何如耳不能盡言手此奉報紫珊於圍城中寄其所作數詩欲余傳之以明其心今為具錄左方寫恨云不信椎埋輩能成彪虎癡安危原有數抱恨豈姜維自注姜維通後主曰陛下忍數日辱臣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癸丑八月五日余見觀察亦云至七日事垂成

粹變余在廣安會館嘔血滿地癸丑十二月二十五日紅巾數十人擁余至

偽署脅余出貲取筆書二十八字示之云比戶排門括蓋藏

天教浩劫歷紅羊寒家所有惟書卷難餉軍中半日糧二十

七日賊以脅貲不遂將斬余已脫衣矣忽釋之囚於花神樓

因題壁上云死為厲鬼助天兵手縛狂犀戮駭鯨可惜殺身

非報國自注緣脅貲不與他年圖史要分明甲寅立春日花神樓

獨酌云人日逢春不當春拘樓空憶草堂人昨宵入夢門多

鬼侵曉題詩筆有神一路誰司深淺劫三生誰識去來因自注

時余絕粒忽傳好語催歸去剩得尊前未殺身甲寅八月五日致

祭袁明府埋處云披髮騎龍望旆旌經年鼙鼓未休兵人間

我豈常存者世上君留不死名怒控寒潮猶撼郭魂歸朱鳥

已無城可憐碧血餘雙淚家祭何年慰太平

平話始於柳敬亭然皆鬚眉男子爲之近時如曹春江馬如
飛皆其矯矯傑出者道咸以來始尚女子珠喉玉貌脆管么
絃能令聽者魂銷向時多在城中土地堂羅神殿日午宵初
聊爲消遣徐月娥汪雪卿皆以豔名噪一時兵燹以後都在
城外推爲此中翹楚者則如袁雲仙吳素卿朱幼香俞翠娥
吳麗琴並皆佳妙今時繼起者則又有朱麗卿陸琴仙陳芝
香金玉珍張翠霞吐屬雅雋頰頰前秀每一登場滿座傾倒
其聲如百囀春鶯醉心蕩魄曲終人遠猶覺餘音繞梁此又
於裙釵中別開生面者矣或爲集句贈之云玉臺閒咏新詩
句金屋難藏沒字碑是猶不失爲閨閣風雅歟其有盲女彈
詞則所不取雙瞳旣失而猶以聲藝售此則地獄之變相也
黃浦中向有船妓畧如蜃戶日將暮駛附海船分宿各幫其

海船全身白堊俗謂之白肚皮船俱船浦心船中所攜紅毛
酒貯以玻璃瓶色紅味甘辣如丁香功勝媚藥楊徵男淞南
樂府云淞南好海船塞江皋羅袖爭春登白肚琉瓶卜夜醉
紅毛身世總醪醕今此風稍息近虹口處間有西洋妓艘歲
一二至華人或易西國裝束以往其有江干僦屋獨處無郎
號稱西域葡萄者邇來亦殊盛

向時浦中賈舶停橈處士人輒載術院客溯洞其間春風上
下其聲曰唯泊舟者聲相應卽攏舟送至衾裯笙笛咸備晨
鐘初動便來引去於萍水中作魚水歡恬不爲怪有某甲者
樂酒好內不啻宣州山獺一日泊舟浦濱日入三商呼聲盈
耳掀篷瞻眺意渌魂搖因喻舫人和聲招之須臾見彼姝由
後梢揚衡含笑而來乃學房官對食夜半風催解纜招妓船

弗得竟作夷光之舸幸布颯無恙迅駛如飛土人未審游壻
家鄉無從追索自後有舟防察不虞珠走此亦可供笑譚
教坊演劇俗呼爲貓兒戲相傳揚州某女子擅場此藝教女
徒率韶年稚齒嬰伊可憐以小字貓兒故得此名滬上北里
工此者數家每當粧束登場戲鑼初響鶯喉變徵蟬鬢加冠
撲朔迷離雌雄莫辨淋漓酣暢合座傾倒纏頭之費動至不
貲是亦銷金之鍋也噫邗上繁華慘遭兵燹吳東士女猶喜
笙歌撫昔感今能無腹痛

滬上遺跡以袁山松爲最古有崧澤村者又曰崧宅以袁山
松故宅尙存遂以名村吳淞巨其北襟以橫泖帶以大盈地
窪而土泖明時市廛日闢商販交通文人韻士多薈萃於斯
今久無人爲問酒旗花嶼矣有訪古而過者祇見村烟數縷

布作里落間光景耳足覘盛衰之無常已或云山松有墓在

周浦

按崧宅屬於青浦崧墓屬於南
滙自分邑後皆非滬所有矣

黃浦渟泓浩瀚直滙滄波賈舶商艚羽集鱗萃向時沿浦而
居者多漁家蘆葉菱花情致蕭瑟今浦西爲西人通商總集
金碧樓臺凌觚煥日初至者從船中遙望之髣髴在圖畫中
浦東一隅則尙不失舊時點綴也陳雲邨有黃浦櫂歌四絕
今錄之猶可想見往年風景也葉葉風帆逐浪頭白雲低處
有沙洲人家半住魚蝦市茅屋蘆花萬點秋小姑十五初上
船大姑十八蕩槳便潮來打魚潮去睡安樂生涯年復年牙
檣旭日映瞳矐估舶新來日本東血色荔枝椰子酒賽神俱
到聖妃宮吉貝花開白似綿侏儻買得上樓船沿江不種桑
麻樹處處春深蒔木棉徐淡涯亦有滬城雜詠今錄其四空

濛海氣薄遙天旭景分來若木巔金碧爛然光四射萬家樓閣
曷晴烟吳淞江水水連空東去滄溟萬派通最是迷離烟雨
夜白沙兩岸滿漁翁結伴提壺坐石梁夜寒零露濕衣裳
簫聲起處愁多少一片江波白月涼秋波江上水滔滔鼓浪
江豚出地高夜半何人還有恨一時聲作子胥潮按黃浦廣
潮勢胸湧近海也

向時滬上名妓以鄭氏玉珍玉齡為翹楚姊妹花來自吳門
僦屋於西城天桃深處弗與院中人等楊柳樓臺枇杷門巷
賓從如雲而所與往來者皆雅流名士也紈袴離茵不屑邀
其一盼以是聲價愈高春林曹君以風流蘊藉稱於時尤與
之暱嘗於席上贈以長歌中有云仙子訝逢郭芍藥教坊錯
認鄭櫻桃枇杷花下桃源路家在金閨門外住燕子銜將春
色來天涯又種相思樹一笑相逢掌上珍趙家姊妹盡青春
尋常腸斷銷魂句未許當筵贈玉人曹君於桃花開時輒作
匝月流連一日往訪不遇叠前詩韻寄之中云行行已過城
西路聞道美人於此住未許裴航乞玉漿無言空對桃千樹
是亦可謂深於情者已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on the right page,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瀛壖雜誌卷六

長洲 王 韜 紫詮甫

滬雖瀕海而賈舶往來多北至瀋遼於東南洋諸島國皆所未悉洋艦西航道經吳淞口外偵知民物之富庶市廛之繁盛輒生豔羨心道光中葉間歲一至地方官外則饋物加禮以示羈縻內則嚴禁漁舟不得導之入口然終未能絕也其於水道之深淺形勢之險夷防禦之疎密早已瞭然一旦發難易若摧枯干請要求期於必得履霜堅冰蓋非一朝夕矣既據香港一隅為外府而上海適介南北之中最當衝要故貿易之旺非他處所能埒雖由人事亦地勢使然也道光十六年有洋船名夏荷米泊於吳淞口三日而後行粵人為通事聲言至滬通商先一日粵督聞督皆有文移諭寶山縣勿令入口然洋船徑抵礮臺下兵不敢擊雖論漁船當先報聞毋許交通亦不過具文耳當時海防之疏早已微窺之矣噫

和議既定海禁大開劫火重圓游踪更盛顧文人學士之至此間者登臨憑弔每多感慨今昔把酒問天拔劍斫地殊不自覺其歛歛不已也寶山蔣劍人有滬城感事詩四首秀水于辛伯有滬上漫興詩四首並爲錄之蔣詩云斜陽古壘草蕭蕭惟見風帆天際遙萬里螺桑沈鬼國一城脂夜盪花妖橫江組練青龍艦大將旌旗白馬潮辛苦當年袁內史水仙遺跡未全消火宅都開枕上蓮瓊膏日日費熬煎黃金有價真成土碧落無情欲化烟徧檢神方難續命愁看長夜竟如年東山若問閒絲竹總爲蒼生一惘然焦頭爛額竟何如薪突於今計莫疎貨殖已開循吏傳安危誰上徙戎書金波地湧龍蛇宅華屋春深燕雀居獨倚高城一長嘯欲攜霜鏑斬鯨魚汀鷗沙雁自相呼倦眼饑餬眺綠蕪海上樓臺驚蜃蛤

眼中人物笑菰蘆梅花不作銷魂賦駿馬休描沒骨圖惆悵所思隔芳樹長烟漠漠滿江湖于詩云一指南鍼路不歧樓船樓閣兩參差中華禁已開鶯粟外國風誰補竹枝物象瓌奇神禹鼎衣冠樸陋武梁祠上洋城北番人市那似天涯與海涯萬里戎王擅富強獨將陰教治遐方土風不數吾妻鏡運會偏逢女主昌信有生男應勿喜從知卿媾亦何妨胡天胡帝威儀肅任繪新圖壓賈裝浩盪東南互市開帆檣如織擁潮來千箱鳳茗商初集五月蛟絲汎又催處處琉璃成世界重重雲霧幻樓臺似聞嶺海消烽火氣短金銀付劫灰別創琳宮大地中皈依頂禮制尊崇尅期七日占來復演說重天渺太空甲子紀年翻夏歷癸辛襍識著冬烘尸毘救世如相證可與流沙象教通

洋涇浜爲西人通商總集其間巨橋峻關華樓彩輅天魔睹
豔海馬揚塵琪花弄妍翠鳥啼暮以及假手製造之具悅耳
藥曼之音滌思巧構靡物不奇雖窮極奢欲暴殄己甚而文
人雅士來作勾留者正可以之佐談屑拾詩料邇來竹枝柳
枝之詞述者甚多秀水孫次公有洋涇雜事詩百絕說者謂
可與黃韻珊蜃樓詞並傳今錄數首以見一斑花冠羽帔坐
深宮握手君臣禮數崇自是女媧傳派遠歌風不逞大王雄
估帆葉葉卸諸蠻傍海新添第一關從此共球來萬國波斯
載寶不教還洪口濤聲浪打圍橫橋倒影卧斜暉何來百尺
沈江鎖綰住長虹不敢飛四海同文歷有年伊誰繙譯事丹
鉛才人攔筆增惆悵未讀西方梵夾篇腰支瘦削貌如花窄
袖寬裳走卸車別有縐絺蒙素面不教海國起風沙玉勒銀

鞦韆護雪駒四輪車子駕雛姝懷中添箇琵琶抱一幅明妃出
塞圖橐橐行來響革鞞錦裳八幅護雙跣倘將貼地金蓮比
佛國原開一文花頻年寶氣涌重洋一餅銀成價倍昂聞說
近來新樣好飛蚨多半化鷹揚拚將重值買新絲鶯粟花開
不算奇中國財源如海大要知潮去有來時琥珀濃浮酒滿
卮信陵沈辭復何辭一瓶瘦聳渾如畫留與晴窗供折枝窈
閣重樓丹碧新繡衣襲地絕纖塵洞天似惜無人守長使烏
龍卧錦茵西人多以洋犬守門寶匣玲瓏嵌翠鈿八音並奏韻鏘然冷
泠響逐天風起月夜初鳴廿五絃竭來名士總無雙月旦偏
留在異鄉願擢米家書畫舫拓開眼界住申江按滬地雖屬
偏隅而四方名士接踵而至次公常欲撰申江米舫錄搜采
羣賢誌一時之盛故未首及之

瀨坑雜志 卷六
三
慈谿芷汀氏有洋涇四詠錄其二地火云活火然千朵明星
爛萬家樓臺春不夜風月浩無涯欲奪銀蟾彩眞開鐵樹花
登高遙縱目疑散赤城霞電線云電氣何由達天機不易奈
縱橫萬里接消息一時諳竟竊雷霆力誰將線索探從今通
咫尺不值鯉魚函茗雲忘機客亦有海上小樂府四首云歡
愛碧桃花儂歌白團扇電線螫海底往來誰得見琉璃莫作
鏡火油休熬燈但照見郎面不照見郎心明月不長明好花
不長好怪殺輕氣毬隨風會顛倒昨夜錦上花今朝途中棘
鐵廠生郎心機械安可測此則隨作一事一物寓意抒情旨
深詞淺亦子夜讀曲之遺也

印江詞客撰滬竹枝詞五十首今爲錄十四絕吳淞口子犬
牙排防海當年築礮臺一自通商都撤去隨波輕送火輪來

萬里通商海禁開千年荒塚幻樓臺可憐酒地花天裏夜有
青燐泣草萊連雲樓閣壓江頭縹緲仙居接上游十里洋涇
開眼界恍疑身作泰西遊賭賽爭將上駟驅當場攬轡各踟
躕寄奴百萬成孤注拚付驂騑一蹶輸中外無非率土臣殷
周損益本相因如何我亦忘正朔禮拜隨人十指輪豫園花
會更翻新士女嬉遊到點春行過湖山橋九曲彎環恰遇意
中人約伴燒香邑廟時靈籤偷掣第三枝暗將心事低頭訴
不怕神知怕姊知別有風光一洞天好花香到舞樓前笙歌
夜譜霓裳曲妬殺蟾宮女謫仙小閣烹茶菹選雷宜與壺子
碧磁杯吳孃也有盧仝癖狎坐何妨笑語陪唱說彈詞號女
先姑蘇新到小嬋娟琵琶半抱佯遮面含笑低頭學簸錢么
二長三曲巷通迷蜂醉蝶總花叢茶圍已散情難遣絃管誰

家樂正濃凌波微步渡虹橋倒影春潭水亦嬌生怕來舟打
嬌影隔蓬人已喚停橈堆盤衢橘與樟柑新會黃橙別帶酸
生受玉人親手剖爲郎權耐指尖寒燈球火樹開元宵男女
喧闐似湧潮夜靜人稀斜月冷誰家畫閣正吹簫

近有創爲滬北十景者一曰桂園觀劇二曰新樓選饌三曰
雲閣嘗煙四曰醉樂飲酒五曰松風品茶六曰桂馨訪美七
曰層臺聽書八曰飛車擁麗九曰夜市燃燈十曰浦濱步月
古月山房薪翹氏作十咏以張之今錄於左方相傳鞠部最
豪奢不待登場萬口誇一樣梨園名子弟來從京國更風華
酒侶吟朋任款邀羊羹鴨臠好烹調時新那厭更番喚風味
由來重六朝環房曲室客爭趨縹緲雲霞頗足娛不是酒家
來卓女冶遊人總覷當壚烟窩酒戶兩忘機浪說銜杯興欲

飛酒可解烟烟解酒今朝不醉不言歸鏤榻雕窗面面空果
堪消遣是松風微聞薌澤來何處隔座佳人笑語通燕瘦環
肥任品評脂香粉膩總温存可憐幾曲章臺柳不遇情人枉
斷魂小拓晶窗近水樓美人高座說風流聽來不是生公法
頑石如何盡點頭粧成墮馬髻雲蟠雜坐香車笑語歡電掣
雷轟驚一瞬依稀花在霧中看電火千枝鐵管連最宜舞館
與歌筵紫明供奉今休羨徹夜渾如不夜天萬里長空一鏡
磨樓臺倒影入江波此邦亦有清涼境搔首何人發浩歌
滬上習尚奢華儀文放廢而洋涇尤不可問禮法之士至於
不欲見聞古淞梅花主人著有洋涇七念勾痛快淋漓道盡
近來積習真合讀之者可以永息此念矣具錄於下德重才
優桃李春風次第收師道尊無右忠敬宜深厚嗟脩膳薄雲

浦城雜志 卷六
五
秋防先慮後呼馬呼牛眉眼誰甘受因此把教讀洋涇一念
勾生計營求術學陶朱雅誼留真貨公平售價弗欺童叟喋
虛偽日相投鬼謀白晝較盡錙銖情面無親舊因此把交易
洋涇一念勾絲緞綾綢錦繡章身盡上流品重衣宜美下賤
人難比嗾僕隸偶盈餘全忘法守豔服華冠紳宦同行走因
此把服御洋涇一念勾花底珠喉綠鬢紅粧買笑樓溫柔嬌
樣女舊是消愁處嗾脂粉假風流奴雙僕偶財少情疎白眼
旋相負因此把訪妓洋涇一念勾玉盃金甌旨酒嘉肴逸興
稠醉月吟風地一席酬豪友嗾滿漢炫珍羞聲迷色誘物價
騰高佳味何會有因此把飲酒洋涇一念勾色藝名優選妓
徵歌藉解愁往事今重演說法全身現嗾新樣開京徽絃絲
雜奏盜賊奸淫裝盡當場醜因此把觀劇洋涇一念勾覽勝

尋幽大道康莊得自由尺土皆王有矩步人咸守嗾匪種日
操矛妄施鞭詬狐假虎威反作逋逃藪因此把閒步洋涇一
念勾

香鷺生客滬十稔有感於洋涇風俗之淫靡人情之澆詐特
爲海上十空曲以警世調寄金絡索是亦渡迷之寶筏也青
樓云簾捲香風著粉施朱夕照中秋水雙波動勾引多情種
吟酒綠與燈紅請君入寶帳卧銷金直把金銷送君看露水
夫妻恩情總是空游客云浪蝶狂蜂問柳尋花意興濃覲面
情偏重乾濕殷勤奉吟仔細度巫峰將人斷送擲盡黃金驚
覺癡兒夢君看影裏情郎總是空女烟館云香霧漫空折桂
頻教到月中臺上仙來鳳一笑烟槍奉吟彷彿入花叢瓊漿
兼送約度巫峰奈肉屏風重君看半截觀音總是空女說書

云絃索錚鏦作態登場顏轉紅音韻悠揚弄還想無迎送咚
堂唱興尤濃相思拚種無奈曇花一現兜羅夢君看一曲琵琶
總總空戲館云鑼鼓聲中鬼幟神旗氣象雄奇幻盤絲洞
豔冶描金鳳吟異曲同工京微爭鬪士女紛紛錯坐幾無縫
君看優孟衣冠總是空花鼓戲云異曲求工滌逞妖姬狂逞
童花鼓新腔送賣眼春心動吟醜態一般同貓兒虛弄一樣
排場難把周郎哄君看輕薄桃花總是空酒館云舜非堯葱
下箸千錢未足供樓說慶興重肴饌依時奉咚處處一般同
嘉賓任共行合猜枚月影花梢動君看饕餮成風總是空茶館
云閣敞松風非陸非盧興也濃嘈雜人聲闕男女橫肱共咚
麗水混魚龍天開一洞龍井松蘿只要兄方孔君看調水分
符總是空花烟云妝亦稱紅施本西家忽住東草榻烟氛重

此腹真堪捧咚浪蝶游蜂眾調情覓空袖得千錢十匣欣然
奉君看一陣殘花總是空燒香云粧飾偏工有女如雲廟入
紅一瓣心香奉伴侶虔誠共咚邑廟憶城中閣來丹鳳稽首
慈雲早賜團圓夢君看色相真如總是空

邇來洋涇一隅地每值新年尤爲熱鬧游女如雲備極妖豔
釧聲釵影盡態極妍其爭償夙願手蕪辦香偕姊妹至紅廟
者絡繹不絕於道名爲禮佛實恣遊春而秦樓楚館中人此
風尤盛一時裙屐美少年隨行逐隊於脂香粉澤之間相與
品花評柳以資笑謔間有唐突了不爲怪或有洋涇新年竹
枝詞紀其盛戲園中攜妓觀劇者紛如也翠袖紅裙環坐幾
無隙地顧一曲未終玉人已杳衣香人影未免太覺匆匆耳
庚辛之間賊陷江浙東南半壁無一片乾淨土而滬上繁華

遠逾昔日諸名士避地至此來作寓公賭酒論詩幾忘兵燹而所見所聞殊有不值一哭者鉢池山農漚城竹枝詞今錄其四滿天烽火照蘇州獨有花枝不解愁麗水臺高三十尺隔窗清坐看梳頭吳淞樓櫓達西洋廿載華彝共一堂憑仗荷錢遮蓋好橫塘無數野鴛鴦連宵歌舞倒金樽曉起飛輿競出門士氣凌夷官氣滅銅山當道市兒尊錦衣公子性奢淫一點金閨禮佛心香火共傳紅廟盛靚妝華僕拜觀音於時八郡難民陸續麇集於城外貧者官置草舍以芘風雨人因號洋涇浜爲流離世界蓋租界中華堂大厦茶室酒樓無不以五色玻璃爲窗牖而玻璃一名流離出自西域後乃鎔石昉造用者漸廣故亦襲其名也

洋涇一隅別開人境耳聞目見迥異尋常顧欲描摹於頤吻講畫於口指殊覺費於形容昨見晉陵守真子由上海寄某翁書可謂能狀一二矣書云昨偕某丈散步江濱夕陽依山暮色在樹四顧風景別有天地鯨宮貝闕異製而同巧蜃樓海市殊方而合居樹綠全脫雲黃欲飛凌波萬頃估槁電掣而來騰地一聲羽轂風馳而至銅街縱橫繡壤交錯游人眾多恨少士類列肆盛設時見姬姜妍京鍊都之筆賦物爲難模山範水之圖寫形匪易山經有所未詳夏鼎尤多未鑄輕裘霞舉非列子而御風電氣霄來不長房而縮地其制度之奇詭服物之焜耀恐離朱遇之而目眩輪般當之而巧奪也淵海莫測寶山空回藉廣見聞頗亦欣慰

保安司徒廟建於疇溝浦上是廟未詳建於何時已見於郝直水利志今名紅廟內供關帝觀音緝宇紅牆結構幽敞向

時極爲寥落自會匪踞城後香火日盛然賽神酬願者皆青樓中人每至觀音入道誕生之日紗輿絡繹而至或作紅廟燒香竹枝詞云紛紛車馬往來忙粉黛叢中別樣粧自是燒香爭早起不教雲雨戀襄王秦樓楚館半嬌娃也解皈依禮佛家第一傾城顏色好雲鬢斜畔插生花深深合掌拜蓮臺願祝蓮花並蒂開却笑青樓多薄倖慈悲空自說如來

海市之設由來已久然海船多在吳淞口外數十里不敢直達黃浦和局已定海禁大開各國設領事官正副各一繙譯官一肄習繙譯官二其中最著者英法普奧美俄噠意西荷葡等十餘國小國不設領事官有事隸英兼理文移往來皆用華字稱謂與華官敵體延華人爲幕友司案牘亦有門役及辦差者華人有事稟白例用柬帖漸效華風以巨木桿懸旗於上者卽其衙署也

浦北爲虹口近浦曰外虹口較遠曰裏虹口沿浦多以舢舨小艇渡人操舵者皆閩浙無賴子也雖至深夜喚渡無不應者咸豐六年西人建築鉅橋以通往來而招招者跡稍稀矣米利堅人教士皆於其地建講堂構居屋鱗次櫛比庭前多曠土橋梁修整樹木葱茂蔚然別一風景米人見客多謙抑亦奉耶蘇惟稱造物主曰真神以別於儒家之上帝而與英國教士之稱上帝者各立門戶其爭幾同水火臆造名字愈覺支離其實道之真源並不在此適增談者嗤點耳

吳淞口雖距滬數十里而邇來水淺沙膠巨舶艱於出入非潮盛至不敢迅駛雙輪也設擱淺處非運載輕舟歷二三日不得脫故航海者幾視以爲畏途因請大憲開濬或以爲此

天所設之險塹也斷不可加以疏鑿其請幾不行西南於是謀築輪車鐵路由滬直達吳淞以便貨物之轉輸人客之往來或謂若能成此亦中國之振舉也然疏河之說朝議卒許之則築路其將未果行歟

泰西諸國行商傳教於滬者以英法美爲巨擘彼疆此界區別截然北門外洋涇浜以北爲英國界東門外自東至北爲法國界凡三茅閣橋以南皆屬之惟美國傳教士則多居虹口行鋪則與英人錯處統謂之租界浦中估舶商踪羽萃鱗集英法美三國歲中皆有兵艦駐泊以資鎮守藉爲行商傳教之捍蔽行商則英爲急傳教則法爲重諸國均於租界中建立會堂以行瞻禮七日禮拜爲安息期凡月中逢房虛昴星者是也是日西國行鋪停止貿易

滬自髮逆圍竄乃於北門外設立會防局單于效順回紇助師得收指臂之用屢奏東南之捷是局之設實爲全局一轉機剏之者吾鄉潘玉泉觀察也髮逆既平則有會審衙門之建蓋以租界中事變繁蹟中外交參非設專員不足以治之也西人於是亦立巡丁徵屋稅華民有選事者率先拘繫之於室中然後解官名曰工部局英法各一各理其界中事無越畔焉緝奸宄平道路皆其專責西人別簡紳士爲之董理云

洋涇之濱蕩溝之側西人構屋於此居如櫛比旭日初射玻璃散彩風景清絕室外繚以短垣華木珍果列植庭下莖地悉以花磚雖泥雨不滑入其內則曲屏障風圓門如月墮璣薦地不著纖塵瑤戶重闔悄然無聲碧箔銀鈎備極幽靜繫

鈴於門內每呼僮僕則曳之客至則叩戶上銅環如有人在室亦必輕擊其扉而入第室止數椽無曲折深邃之致爲可惜耳

西人喜樓居臺榭崇宏可資遠眺庭前小圃一畦結豆棚作花架似籬落間風景有園丁專治花卉灌溉甚勤惜上無數仞之石足以登涉下無半畝之池足以溯洄殊爲缺陷也至於盆盎所列皆泰西名種異色奇香莫能彷彿秋深採子亦可植於他處

西人建講堂於城中不下五六處而聖會堂最高聳登其巔目極數十里外江天風景落我眼前帆檣往來歷歷可數俯瞰井里罽畫縱橫類水田衣然嘗偕同里醒道人攬衣陟頂塵襟洒然眼界空濶余曰滬城佳處當以此境爲勝惟是烟樹蒼茫不識故鄉何處頓覺魂散魄越目極心傷矣

西人之教明季已入中國大旨以悔罪爲宗而歸其本於事天敬主斥釋教爲寂滅鄙羽流爲虛誕崇信耶穌終身不變謂人世之福如石火電光不能恆久宜修身立命以躋明宮則吾身之靈度幾常存不做顧同一奉耶穌也而其教有新有舊舊者曰加特力卽天主教也新者曰波羅特卽耶穌教也舊教盛事科儀而教旨反昧新教惟尙清修而無一切拘攣陋習尙近於儒有新舊約兩書爲彼教中圭臬舊約記載開闢以來遺聞往事及古人訓世格言然亦不過猶太一隅耳新約純錄耶穌生平言行及門弟子授受之詞近日教士之來中土者著書立說出入儒經大半華人爲之粉飾或有言耶穌並無其人大抵由於西士之鑿空無稽是亦謬矣夫

西域遠處海隅敦龐初變悍厲成風而耶穌一人獨能使之遷善改過以範圍而約束之道垂於千百年教訖於數萬里嗚呼謂非彼土之傑出者哉

西人設有印書局數處墨海其最著者以鐵製印書車牀長一丈數尺廣三尺許旁置有齒重輪二一旁以二人司理印事用牛旋轉推送出入懸大空軸二以皮條為之經用以遞紙每轉一過則兩面皆印甚簡而速一日可印四萬餘紙字用活板以鉛澆製墨用明膠煤油合攪煎成印牀兩頭有墨槽以鐵軸轉之運墨於平板旁則聯以數墨軸相間排列又指平板之墨運於字板自無濃淡之異墨勻則字跡清楚乃非麻沙之本印書車牀重約一牛之力其所以用牛者乃以代水火二氣之用耳

印書車牀製作甚奇華士之往來墨海者無不喜觀人之吟咏秀水孫次公洋涇浜雜詩云車翻墨海轉輪圓百種奇編宇內傳忙殺老牛渾未解不耕禾隴種書田海鹽黃韻珊瑚海上蜃樓詞云榜題墨海起高樓供奉神仙李鄴侯多恐秘書人未見文章光燄借牽牛黃詩中所云李鄴侯者蓋指王叔其時正排印天算諸書也墨海後廢而美士江君別設美華書館於南門外造字製板悉以化學實為近今之新法按西國印書之器有大小二種大以牛運小以人挽人挽者亦殊便捷不過百金可得一具云

施醫院即今仁濟醫館也與墨海毗連專治華人疾病主其事者為西醫雜韻稱刀圭精手西人於醫學最嚴必先於其國中考證無訛然後出試其技懼以疏庸殺人也雜君尤精

於眼科藏有空青數枚光滑如鶯卵搖之中有水聲他如癰疽惡瘍跌折損傷治之多立愈雒君後往京師繼之者不一人而推合信氏爲巨擘合氏前時行醫於粵東著有全體新編講論脈絡臟腑殊爲精詳其目擊多由於剖割雖遜於仁者之用心而審治較切或鮮至悞葉遂初封翁爲之刊入海山仙館叢書中流傳最廣第書中不載治療方藥殊爲憾事至滬後延金陵管君小異爲師專事著述譯有西醫畧論內科新說婦嬰新說三書然後西國醫學大明於中土合氏自信其書必得享盛名於百年後洵非虛也

西人治疾大半乞靈於器精妙奇闢不可思議不僅如華醫之用針灸已也卽如治肺疾者有聽肺木亦曰審氣筒以一端枕病者胸前聽之隨聽隨移審其呼吸辨其部位卽知病之所在而亦能察治妊婦各證顧其治華人傷寒內證往往不效且轉增劇其故因不講切脈專用補瀉二法蓋實者瀉之虛者補之祇就其人秉體強弱言之耳至於病之所在則有宜攻者有宜散者用藥又有寒涼溫熱之異原非一定苟執此以治鮮不蹶矣若其治西人驗而華人或不驗者究因臟腑厚薄之不同耳

往見邱浩川傳海外牛痘種法治小兒痘症如神其術以割臂微破見血敷葯兩三日卽出痘一二顆結痂甚易終身不再發余甚惜其言之不詳種痘並不用藥所取不過牛痘之漿耳牛痘之法隨時可種然究於春令爲宜法用最薄犀利小刀割開臂上外皮將痘漿點入須令自乾且不可擦去三四日後卽於所割處起泡發漿並不延及他處經數日卽結

瀕海雜志 卷六
屬脫落小兒並無所苦嬉笑如常并不必避風忌口真良法也予嘗問醫士雒頡曰牛痘之法固佳而聞近日西人至中國多有傳染時痘毒氣而再出者則此法固不足恃也雒云漿必取新鮮粒務取明綻則後日可無此患故漿不過十日過十日則力薄不效又小兒每過二三年必再種一二次嘗見南史祖冲之造千里船不因風水施機自運此其巧妙與西國輪船無異但純用機板不藉煤火制度稍殊耳其以千里命名迅捷可知又楊么之樓船激水駛輪其速莫比此亦西國輪船之濫觴由是觀之可知器物之精中國已先西人而爲之惟異巧絕能世不經見人死卽復失傳世之人又不肯悉心講求畏難自域俾器與人同亡殊可惜已西國所製火船有明輪暗輪之別無論風浪順逆俱可駛行

速者一時可行六七十里遲亦約得五十餘里最懼海底礁石故以鉛砣測淺深必慎顧輪船涉海雖迅利而不可一日斷煤極重滯勢不能足兩月用是以西人於瀕海各處皆設埔頭卽海中小島亦設官置兵專司輪船往來煤火淡水之需以備不虞在滬有水營煤炭局倉卒解纜取予無匱慮誠周密矣近有深究化學者謂能別創新法可以廢煤而用氣是說也余未之敢信貨船亦堅固異常利於涉遠其駕駛無論風之順逆俱可揚帆桅上繩索縱橫無慮數百頭舟子一一理之不少紊緣繩上升其捷如猱能直上桅杪以遠鏡瞭望西船近亦賃於華商或出重價購之當事者似可如法製造爲戰艦以之出洋搜盜勝於他船多矣西人於近事日必刊刻傳播遐邇謂之新聞紙有似京師按

日頒行之邸報特此官辦彼則民自爲之耳滬上設有專局非止一家亦聚鉛字成板皆係英文排印尤速同治初年字林印字館始設華文日報嗣後繼起者一日申報傳於同治十一年英人美查主之一日彙報倡於同治十三年美人葛理主之皆筆墨雅飾識議宏通而字林遂廢每月有火輪郵船二自中土往來刻期而至雖甚風雨不爽時日必攜其國之日報信札按名給派故雖隔數萬里之遙而國中有事必知軍國急要事則由電線傳遞蓋視六合如一家四海同衽席矣滬之北關外銀肆物舖皆視西舶出入爲低昂買者率以得價爲居竒然不過數日間其價卽平

西人游玩之所曰環馬場每至夕陽將落男女聯鑣並乘而出飈車怒馬幾於聲轟雷而影閃電素衣霓裳風飄欲舉見者殆疑天仙化人離碧落而來紅塵也春秋佳日則以賽馬爲樂其法各選駿駟立幟於數里外環馳三匝能先至幟下者卽得優資當賽時往觀者若堵牆士女如雲嘖嘖稱美又於環馬場中互賽健足飛行絕迹趨捷無倫不減高敖曹爲地虎也馬路有打毬場一區專以擊球之高下角力之優劣蓋亦以練習筋骨亦猶陶侃運甓之意西人雖於游戲之中不忘武備如此

西人照像之法蓋卽光學之一端而亦參以化學其法先爲穴櫃藉日之光攝影入鏡中所用之藥大抵不外乎硝磺強水而已一照卽可留影於玻璃久不脫落精於術者不獨眉目分晷卽纖悉之處無不畢現更能仿照書畫字跡逼真宛成縮本近時能於玻璃移於紙上印千百幅悉從此取給新法又能以玻璃作印板用墨搨出無殊印書其便捷之法殆

無以復加法人如李閣郎華人如羅元祐皆在滬最先著名者或云近來格致之學漸悟攝影入鏡可以不用日光但聚空中電氣之光照之更勝於日故雖夜間亦可爲之技至此疑其爲神矣孫次公洋涇雜事詩云添毫栩栩妙傳神藥物能靈影亦新鏡裏蛾眉如解語勝從壁上喚真真

西人以操舟爲能事雖富商文士亦喜習之每於夏秋之交擇黃浦空濶處門舟爲樂其舟皆取一葉小艇或以帆或以槳亦以先至者爲勝出注甚豐或有驟至千金者鬥時數十舟齊駕並驅爭先競進乘風破浪捷若飛鳧中國篙工楫師皆仰視愕貽驚爲絕技自嘆弗如其有八人共駕一舟者旌角騫霞槳牙激雨尤爲奇變百出視古之水嬉過之無弗及也歲一舉行以爲常例願入會者必先期告眾以是足見其

視江水如平地厯風濤而弗驚故能縱橫於汪洋巨浸中而鮮失事也黃天河金壺逸墨云西人賽舟會舟式以八人打槳者爲最大五采備具出沒於洪濤白浪間第見旌旆飛揚戈矛閃爍最足以駭悅心神亦有小舟用三人者馳門如飛捷於鳧鶩得勝者踴躍奔騰波譎雲詭以快其奪標之興蓋賽舟有二種蘇格蘭人以眾勝英法美人以獨勝

西人工爲戲劇如縱躍飛舞皆以女子爲之短褰窄袖袒胸及肩衣裾四周悉綴寶珠雪膚花貌掩映於明燈之下與燭光相激射臺下奏樂者十餘人抑揚嘹唳皆西國樂器也女子步武疾徐悉中音節別有女子尤善馳馬較北方之解馬更捷演劇時山河宮闕悉以畫圖遙望之幾於逼真凡此戲術皆從海外來偶至一演非時有也特價甚昂非如吳市之

看西施僅捨一金錢已也其他尋常遊戲亦有可觀如電氣之器能令暗中發光以數十人連環攜手執之無不震縮又影戲皆以玻璃片畫成而亦能變化無端西人於宴客時酒闌茶罷率一爲之以供笑樂

西人頗喜爲善其傳道講書者謂之牧師蓋卽教士之尊稱也刊印書籍饋人立意亦勸人悔改惜秉筆者未能爲之潤飾意鄙詞晦未甚雅馴故有朝頒於人而夕捐字籠者此外設施醫館捨藥餌至冬則有粥廠施淖糜以拯病餓或有言曰書館送書人未必讀醫院施藥疾未能瘳施粥者苟善其章程行之不倦庶幾實惠耳

西邦女子姿質明瑩肌髮光細遠望之殆若神仙其服飾彷彿霓裳羽衣疑非人間所有出則以輕綃障面如秋雲之籠月胸乳間湘褰圍繞長可垂地步曳革履足不迫袜自覺纖柔多姿雲髻則青絲覆額貫以玳瑁之簪其色微黃然笄年以下女子間有黑如點漆者清瞳秋水纖指春黃玉骨冰肌清極無比江南固多佳麗如此者吾見亦罕殊令人有西方美人之思矣

西人好犬大者高三尺許項繫金環出必以隨呼貓曰巴西毛色純白者出波斯國善捕鼠過於張搏之千金也其富者羅致珍禽奇獸畜於園囿外以鐵絲爲籠狀甚瑰偉皆非中國所產旅獒翟雉未足相方好奇者見之可一擴眼界卽如前時荷蘭國所貢火雞能食火投然炭於地如啄粟米今此種雞西人多畜之不足爲異

西人於學有實證可據然後筆諸書冊如天學必以遠鏡實

測得此星醫學必細剖骨絡臟腑以窮其病之所在動植之學必先辨蟲魚草木之狀而以顯微鏡察其底裏苟有一毫未信不敢告人格致家新得一理則白諸公局有優賚焉工匠創造新奇之器亦必先告諸繁術院許專其利相效成風羣以爲恥故技藝之精甲天下

西人務爲實學如天文算術地理水利等書頗皆精思苦詣窮極毫芒其傳教於中華者則皆著書立說以見長然不免躡等而進教中所尤重者曰聖學他若六藝以及雜技視爲小道於會堂中尙無坐次揚子雲曰通天地謂之伎通天地人謂之儒與此意將毋同

西人火器最稱精利所以制勝威敵者皆恃此礮身長短有定率礮膛都以巨鑽鑽成常用磨治取其滑利久而不鏽礮丸外以鉛裹取其四周不能洩氣而藥力全注於彈鳥鎗製法亦寬窄得宜而新法可以一杪許發數十響絕不似內地鎗礮易於炸裂又難命中及遠蓋其平時講求甚切承辦得人絕無草率偷減諸弊故器具皆精無窳敗之物也我國果能延雇西匠設局仿造行之於各直省軍營何至威令下移

嗚呼難矣

此余於咸豐初元所言

西人於衢市中設立燈火遠近疎密相間其燈悉以六角玻璃爲之遙望之燦若明星後則易之以煤氣更爲皎徹蓋藉煤礦之氣聚而發焰故光遠而有耀耳煤氣有局各家欲燃是燈則告局爲之製造其法掘地至深爲土窟以鐵圍之廣約畝許高與樓齊外以鐵柱爲架內設機器煙櫃高十丈有奇旁屋數椽中儲硫磺煤其內火門直透火窟洪爐旣燎風

輪迅鼓煙皆貫入鐵管管長丈餘圍五六寸斷處鎔鉛彌隙埋於土中联接縣亘數里不絕其火皆由鐵管以達各家雖隔河小巷曲折上下皆可達街衢間遍立鐵柱柱空其中上置燈火至晚燃之照耀如晝富貴家或多至數十盞以小鐵管暗砌堂壁令火迴環從上而下宛如懸燈每家於鐵管總處設立燈表可測所用煤氣多寡局人按月驗表以徵費其人工之巧幾於不可思議矣

西人製電以通音信名曰電報其法以玻璃作室聚電氣於中而以銅線達之各處雖數千里之程頃刻可至其電氣通標水陸均可施用於陸則排列木柱相距三丈餘而繫鐵練其上以爲聯絡於水則以鐵練攪成巨索外裹樹膠沈之洪濤巨浸中至於遞報之法各有不同或以鐵筆鑿字於紙以

藥水顯明字跡此意大利人莫氏所創或以針盤指字盤列二十八字母隨其針之所指最便捷者內設秘機而以活字板印於紙上此爲美國郝氏所造滬上電報創自連那士自吳淞口浦東以達洋涇轉瞬可至固勝於驛騎遠矣

西人設有博物院其中珍異書籍鳥獸蟲魚無不備格致之士皆得入而覽觀凡象爐龍鼎犀鏡鮫綃火齊木難赤紋綠字一切兼收並蓄錦囊香熏鏤錯紛陳光華四射間有不可指狀而名識者詭怪陸離莫能逼視所藏典籍尤多秘笈琅函任人於架上抽閱惟不得攜出耳近擬倡設宏文書院專欲華士切磋於西學先從格致入門院中司其事者眾推英儒偉烈亞力偉烈君通天算之學生平箸述等身而精勤惕厲未嘗一日廢書不觀也

西人多設義學貧家子弟願入學讀書者衣食膏火悉供自
西人後日學業有成則函薦至通商口岸量材任事如虹口
文氏墨海慕氏所收及門最盛惜後皆半途廢旋以肄習
西國之語言文字者多倡設英華書院然限額僅二十五人
窶人子不得入焉說者謂滬上居海濱之中扼長江之口貿
遷之盛甲於中土尤須明諳西學之人當仿香港中環大書
院之例廣爲登收宏加教育俾有志之士得以專心肄業其
中凡於時政之得失民俗之貞淫物產之精粗輿圖之沿革
兵額民數之多寡風尚政教之異同格致星算之淵微機器
製造之成法在在皆資其講求復使誦讀各國之史乘借鏡
於存亡興廢其所以益人神智豈淺哉將見他日之儲材致
用折衝樽俎輝耀敦槃者無不由義塾中始

近日崇尚西學由廣方言館遴選幼童出洋肄業而別設總
局於租界延師課以西國之語言文字拔列前茅者得預焉
每次以三十人爲額獎以頭銜謂之官生他日藝成而歸量
材擢用其出洋肄業則以美國爲發軔蓋以始事者爲容純
甫太守向固讀書於美國學校者也他日必當遍至英法普
俄集其大成而非徒專取一隅之學術已也

西人馬戲備諸變態凌虛絕迹一片神行誠令觀者目不及
瞬口不能狀桐華館主有觀西國馬戲記序次明晰歷歷如
繪記云日落氣清傍黃浦江行明星萬點與波上下輿轎車
輦絡繹如織渡浮橋而南西國戲圃在焉支大幕爲幄高十
丈許廣蔽數畝中爲馬埒其形正圓植柱其中是爲支幕之
極柱懸煤氣燈數十光明如晝環埒設座以待客客入之道

流傳雜志 卷六
在東埒缺其南爲馳道以通馬馬之房則在幄外馳道之左
皮臺奏西國樂樂再作而馬至男女四人錦衣繡服各策馬
驟入環埒交馳以樂爲節樂少至八馬對立如雁翅後有一
人炫服驟馬入立其中左之則馳而左右之則馳而右銜尾
焉比翼焉周規折矩參伍錯綜方目眩神駭幾不及數馬之
多寡臺上樂戛然一鳴馬皆立如植男行女行犁然也旣罷
則間以雜戲少頃一人揚鞭導一白駒入無銜轡及埒則環
走如飛旣數周呵之立止人以鞭擊輒作胡旋舞再擊則再
旋卓鞭示之輒人立以後足行旣又疾馳使人張布當其道
馬輒躍過初爲參角而三張之旣復聚而張之如畫乾卦馬
皆一一躍過無留礙又橫當以木欄馬復連躍如前忽有一
人花面錦衣狀如中國戲劇之丑者手指口語解者謂訾其

馬馬馳至闌所果局促若不能過其人怒揮鞭連擊馬輒蹄
踢竟不復躍合座鼓掌旣復以一駒駕四輪車入埒繞馳中
道忽不行力肆騰蹴當軾故爲漆板蹴之有聲與臺上樂節
相應車尾有若毳毳者駒忽以前足立其上首與御者並意
若佐之推車環埒再周而下繼導一馬入錦鞍無鐙一女窄
衣短裙赤露臂足躍登其上馬疾馳如矢激女在馬上蹴踏
跳躑有時翹一足爲商羊舞或側身倒挂作欲傾跌狀復使
人張布當馬首馬從布下馳過女躍越之仍立馬背三躍三
過不爽分寸觀者色奪女自若也又絡雙馬使並行抱置一
十歲許小兒其上旣上則兩足分踏兩馬縱轡疾馳馬蹄風
入小兒故作欲墮勢又若怖極欲啼者一人以鞭擊地催馬
益駛臺上樂益繁急少焉馬止小兒翩然下矣又有一人錦

衣馳馬其矯捷作勢與前女子畧同使人手執巨圈當之馬
自下馳人輒貫圈躍登自貫一圈至六圈又有黑女子蓋阿
非利加洲人立無鞍馬背而馳後有一兒視前兒尤小瑩白
如玉繡衣錦袴人爲抱置馬項女挈之起兒卽立馬背揚手
驅馬女復當其腰橫擊之兒伸足張手嬉笑作態旋四掌相
抵兒倒植女頂如蜻蜓馬行如電不少駐旣息女抱兒下人
旣奇女彌復憐兒又有兩馬不施銜勒入埒交馳忽兩首相
低一馬前進一馬倒行旣周則進退互易如前狀有一人揚
鞭叱之則帖耳搖尾踏踏然歸矣此馬殆不僅知人意且能
通人語也桐華館主又作馬戲歌亦具錄之房星照夜海不
波驊駟蹴踏凌鼉鼉巨編西來幾萬里足不著地驤雲過時
清不復事馳騁駿骨妍媚工婆娑虞廷昔稱百獸舞馬亦獻

技由人和中原芻秣勝苜蓿塞下饑倒單于羸由來稱力乃
下駟况復鬥巧尤殊科申江之濱訐且樂大開馬埒形圓渦
高張廣幕延座客冠釵履舄紛何多中支極柱綴燈百一一
鐵穗開金荷異方樂作任與昧律呂和切音相摩歛然突騎
應聲出錦服各控青絲綯迴旋往復參伍變如鳥穿葉龍騰
梭一駒躍入學胡旋作止赴節無纖訛有時崛強作人立實
聽人意憑馮訶馬通人語人馬語驕嘶矜寵知云何凝脂點
漆兩雛女異姿同態垂髮髻短裙窄袖赤臂足風吹葉葉輕
明羅奮勇躍登馬背立細骨不用雕鞍馱馬如矢激人木植
目未及瞬三周阿商羊一足舞且蹈忽若么鳳緣危柯舒張
作態半起幻半空彷彿來天魔更番巨躍復曲踊分寸不得
將防蹉甯馨小兒出文葆倒接女頂高巍巍翩然一跌眾失

色乃躡馬頂呼囉龍駒汗血尙未汗人則含笑開雙蛾六
云勞矣且少憩馬跪餘怒人微醺動色稱神歎觀止眼看北
斗迴天河刷燕秣越性雄直似此驅使宜煩苛豈知馬意亦
殊得何苦千里行透迤甘將材武作兒戲不聽鼙鼓聽笙歌
豈無老驥久伏櫪徒以就範成蹉跎憮然太息拂衣起歸途
斜月明烟蘿香車寶馬莫矜捷轅中亦有連錢驂

西人戲術若轉盤若緣幢若登梯若假面具迴巧獻技不可
殫名而尤以術師瓦納所演爲冠場戲院頂圓如球樓岑明
燈千點密於蓮房其光倒映朗徹如晝至時泰西士女寶馬
香車絡繹奔赴須臾座客已滿西人而外粵國裙釵蠻姬粉
黛居多臺上障以絳簾樂作簾開中懸一八角圖紙牌徧列
其上術人出與客爲禮以指彈之如飛絮落花隨風飄墮取

牌六葉置鎗中機動鎗發振地一聲而牌仍在架神斤鬼斧
不倚不偏又借客之約指手中以炫其奇約指則倩客閉置
盒中手巾則紅白二幅各剪一圍畧一指揮則紅白互補形
如滿月又如較射之鵠頃刻還原真如天衣無縫畧無補綴
痕約指已挂臺上花枝其變幻不可思議術人取盒一具內
扁而外方內置一表倩客鎖閉臺供一器形類銅鐘而有針
旋轉如臺上之針所指何方則盒內亦然屢演不爽累黍最
後取客一高冠其中空無所有術人手探之則取出衣一巾
一袴一皮盒一盒長五寸盒中有盒層出不窮至十二具疊
疊推置案上使復納入則一盒都不能容其巧妙實出言思
擬議之外又向冠中取出紙裏洋糖餉客冠轉而糖出有若
連星貫珠座客食之幾徧旋將冠置臺表忽冠中有聲如鎗

震冠爲裂火燄熒然術人踏火使熄冠扁作槐根狀乃疊冠入一鉛管中忽鎗發如雷霆冠懸於梁梁高不可攀鎗再震而冠已落地舉以還客俄而西國女童自幃際珊珊而出年約十數齡一種秀曼之氣如初出芙蓉光彩四射能作廣寒仙子御風而立又能作壽陽醉態橫卧空中其他畧如中國搬演戲劇第妙手空空絕不借助於寸巾尺袂所以爲佳其最驚心動魄者則以七首決人頭也時絳簾驟下樂聲烏鳥殊慘人耳簾啟則術人短衣持鈴而立旁一人與術人對峙術人鏗然搖鈴作聲其人卽昏然如醉術人引之挺卧桌上出一劍光鑒毫髮甫下而頭落血花直噴空際術人盛首於盤下臺遍示座客頭猶溫暖面色灰敗有啟其唇以視犀齒宛然仍登臺還首於頸喃喃有詞少頃手足能動瞬而起坐

與客爲禮恐偃師之技未必有此神奇泰西閨秀至有不敢仰首正視者此真可謂無跡象可尋者矣

西人影戲亦極變幻五色絢爛光怪陸離深山大谷密菁幽壑變滅烟霞繽紛雨雪鳥獸蟲魚之飛鳴食宿維妙維肖人物則五官四體運動如生喜怒各形描摹盡致最奇者水色山光別開境界於時上下一碧萬象當空水容蕩漾月影聯娟與波光相輝映又有危樓半壁倒映斜陽宮殿參差見於雲表泰西各國名勝處皆有畫圖恍疑身遊其地最奇幻者天地甫闢時各種羽毛鱗介異形壞狀不可名識其在陸者爲洋房被火初則星星繼而大熾終至燎原烟從中出蓬勃如釜上氣倏焚倏燼倏而重築錯落離奇不可思議其在海者爲帆船遇風颶颶撼地波濤掀天浪湧船顛駭人魂魄兼

以聲烏烏如萬竅怒號忽一輪船自銀濤雪浪中疾駛而至前來救援最後如爛錦如鮮花又如天上朱霞半空舒捲影戲之妙至此嘆爲觀止

滬北近多東洋戲劇大抵以緣繩踏竿爲長技小兒能躡足高梯在百尺竿頭飛舞奇險莫名殊令觀者心眩目悸有二少婦圓領繡衣風致翩翩一善琵琶雄壯悲涼頃刻萬變一碎紙作千百蝴蝶上下飛翔渾如身入花叢他若於紙堆中出明燈數十盞雨傘十餘具變幻倏忽要亦不過搬演之術耳其有一人仰臥於臺以兩足承巨鼓盤旋如飛或疊置數十箱狀若累碁雖高而不墜日本人呼之爲股技此則具有真實本領者也

浦濱月色最可娛人江中颿檣星火銜尾相接水氣迷濛不可逼視余常偕壬叔小異中宵散步涼颿徐至清興轉豪壬叔臨浦望月眇然長嘯聲振迅湍榜人驚起相問余與壬叔大笑有時祝司馬桐君攜琴踞石彈之聲泠泠然有古意而音殊不揚桐君謂露下故耳今小異桐君墓草已宿而壬叔遠宦京師余亦飄零粵嶠未知滬上諸寓公能於塵囂薈惱中有此清涼境界否也

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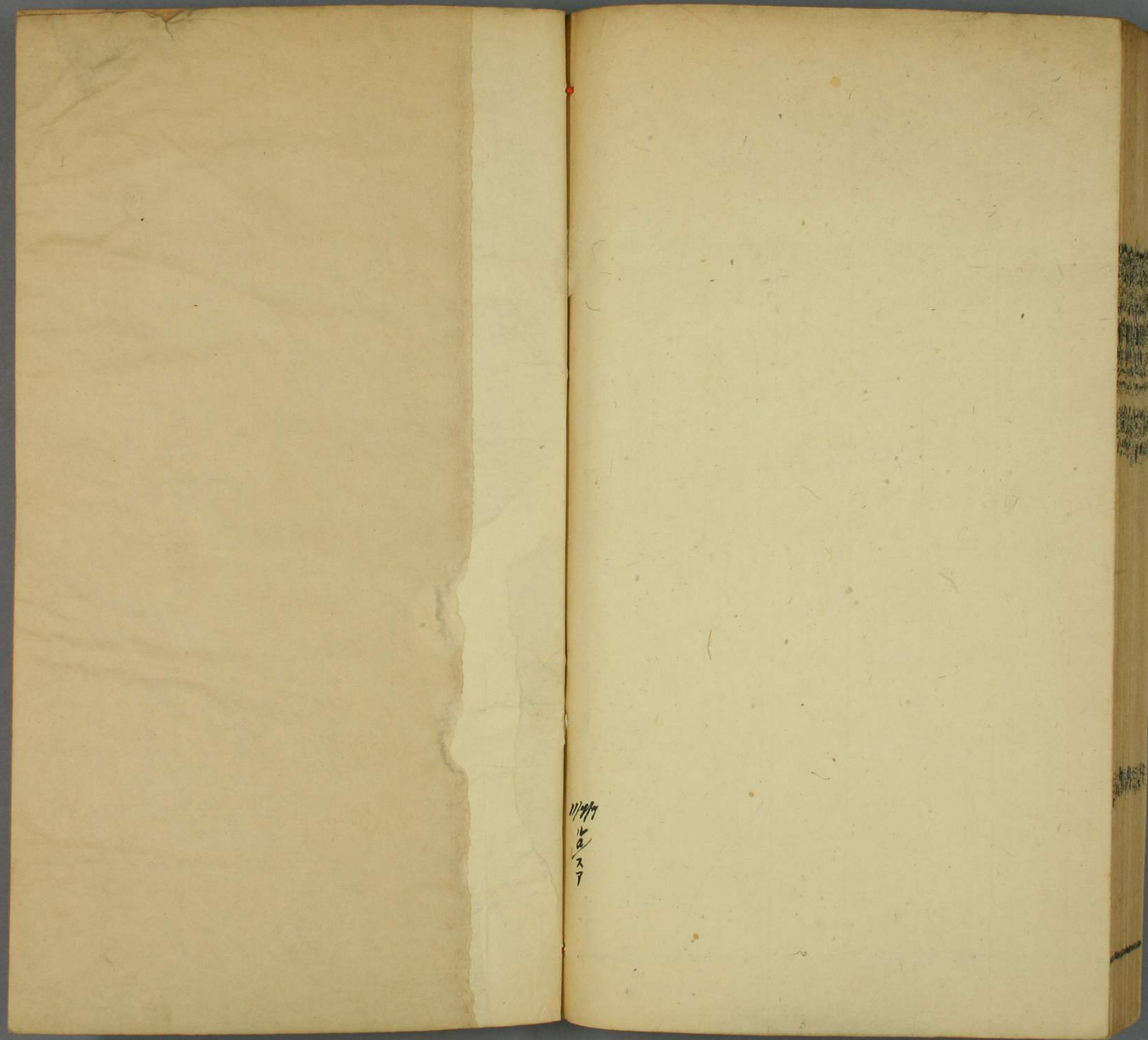
史家中之體製以志爲難邑乘外之簡編可傳絕少齒牙徒襲則敷衍惜其紛繁耳目未周則紀載嫌其脫略詳方與而遺人物旣愧淹通考士女而缺山川亦譏固陋專收著述擄捨者累牘連篇務逞詼諧猥瑣者矜華門靡故知徵文考獻成一家言問俗觀風作千秋業非易事也吾師

王紫詮先生品高山斗學究天人誦曼倩二十萬言知夷吾七十二代孫可之史才自命李德林偉器交推使得桂月分香木天翔步百藥之成晉史秀發鴻文子京之修唐書光燃龍燭又何至青氈坐困黃卷虛鑽慨下第於劉蕡悵不逢於羅隱英雄未老卽事著書慷慨遠行祇復橐筆卽不然游窮朔漠閱徧烽烟衆共推羊人思薦襴墨磨盾鼻亦收出塞之

勳矢縱弓腰詎僅藏山之業顧乃作客九州寓公十載才如
王猛不事符堅志擬魯連獨尊周室出其餘緒作爲文章寄
意於醕酒美人託迹於稗官野史在滬日撰瀛壖雜志八卷
條分縷析殫見洽聞纂組九流笙簧六籍蓋名流小住深有
意於風俗人心賢者旣行尙難忘乎名區勝地也滬自金陵
兵燹粵嶠戈鋌蹂躪迭經昌丰無恙每當春秋佳日風月良
宵蘭舟之錦繡漫天梨園之笙歌匝地樓臺燈火譯說寄象
之居院落綺羅金碧丹青之境

先生詳爲鋪敘廣與搜羅古意今情都歸紀載街談巷議並
入縹緲凡一方中創造所存百年來考證所在罔不備陳端
末隱寓維持殆所謂主文諷諫之流切杜漸防微之意者歟
是故華陽九國不足喻其精也豫章三郡不足擬其核也况
復石邦政之志豐潤未免冗蕪馬文煒之志安邱尤多汎濫
偉茲作者突過前人願從手盥薔薇讀將萬遍早信鈔諸楮
葉貴比三都祇此豹斑已足振聾發聵若論鴻藻請探史俎
經牒謹溯薪傳用綴簡末
光緒紀元孟秋之月雙星渡河夕受業番禺鄒五雲拜跋

涪州新志
出



11/11/17
12
27

